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七十二編

偵探小說

寶石城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珍小

小理想 易形奇術 一册 一角五分

小偵探 狡獪童子 一册 一角五分

小偵探 三疑案 一册 一角

小偵探 三名刺 一册 二角

小言情 羅仙小傳 一册 一角五分

小偵探 玫瑰花下 一册 一角五分

小偵探 傀儡美人 一册 一角

小偵探 青酸毒 一册 一角

小言情 海棠魂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警世 中山狼 一册 二角

義俠行路難 一册 一角五分

科學薄命花 一册 一角

小偵探 怪醫案 一册 一角五分

小偵探 一聲猿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言情 五里霧 一册 一角五分

神怪小說 黑衣教士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言情 銀鈕碑 一册 一角五分

科學小說 幻想翼 一册 一角

社會小說 靈情記 一册 一角五分

小偵探 狡兔窟 一册 一角五分

洋裝
一册

廣 長 舌

定價
三角

日 本 幸 德 秋 水 著

幸德秋水為日本社會黨鉅子。此書雖為**鼓吹其主義**之作。然於彼國社會之黑闇。以痛快絕倫淋漓盡致之筆喝破之。深為**有益社會**之作。社會主義雖有過於激烈及不能實行之處。但其足為**腐敗社會藥石**者。亦未可沒卻。吾國國體既更。社會尙未改良。此書**深可借鑑**。譯筆亦極爽利。毫無支蔓。

壬八四九號

丁未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寶石城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原著者 英國 白 髯 拜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中 華 民 國
法 令 大 全

全書八百七十二頁
布面洋裝一厚册

一元六角

民國肇建以來。法令之頒布。不下數百種。第坊間多隨時採錄公報。按期刊行。不復分別部居。彙成一册。凡立法行政司法各部人員。暨法律學校教員學生。以及從事公家職務與一般國民。欲知現行法令大概者。苦無完全之書。以資檢查。是書自民國創立時始。至正式國會成立時止。凡臨時政府期內所頒法律及各部命令。無不採集。計分爲憲法、國會、官制、官規、內務、財政、軍政、司法、教育、農林、工商、交通、地方制度、公文式、禮制、服章、賞卹、十五類。末附優待條件。共計七百餘目。用五號字排印。裝成袖珍本。最便攜帶。誠爲政學界及一般國民檢查最便之書。至正式總統舉定後。以至近日各種條例之頒行。尤爲敏速。已另印新法令一册。隨時發行。閱者鑒之。

寶石城

第一章

南洋新加坡者。東西兩洋交通之樞紐也。東西洋之貨物人民。薈萃其間。繁蹟錯綜。世罕其匹。故一年中。其地舟車往還。絡繹不絕。有孟尼者。設臨路店。寓客旅。所謂三思客棧是也。行李之往來。靡不止宿其家。車馬喧騰。未嘗一日不闐門塞戶。一夕天既昏。有客突如而入。主人迓之。客四顧詫曰。僕欲止此。豈已有人滿之患耶。僕已倦。講覓一席地。俾僕少紓其勞。何如。主人貪得無厭。雖室已擁擠。猶語客可宿。乃呼役。撻潔一舍舍客。少須。引去。曲折而行。啟一扉。謂客曰。此室頗精潔。有合貴客意否。客微笑領之。主人乃去。客入室。闔扉加鍵焉。忽回首見鎖穴中。熒熒然有光刺目。急卸外衣。懸其前以障之。若有所作。恐外人自穴中探視其秘密者。旋又喃喃自語。莫辨所善。既而坐牀頭。自衣袋中出一箋。朗聲讀之曰。三月三日。在三思客棧。卽又自語。法此間。三思棧也。今日非三月三耶。彼等胡尙不來。是必有故。噫。得無設狡謀以

欺我耶。然彼等烏敢爲此。報復權我固有之也。言畢。視窗櫺鎖穴。見無人能察其所爲。乃卸其衣。而緩其腰間所繫革帶。傾出帶中所儲。則拿破崙三。英利銀十五。半英利銀四。又法郎十八也。客檢閱一過。又自衣袋中出墨西哥鷹洋四枚。零星角子當十銀無算。自言曰。此數雖微。顧已足爲此行資斧。余在船上。倘不信彼法國婦人之言。則余不爲葉子戲。而余所有蓋倍於斯。雖然。余未邀彼漢登岸一博。以取回之。則亦傾耳。客言已靜坐。意殊自適。忽又喃喃自語云。植福孺子。我終不汝疑也。遂檢取其銀。復納原處。啓衣囊。出舊衣以易懸障鎖孔之外套。事畢。仍坐牀頭。燃加注雪加菸一枝。吸之。客面目壯偉。腮方而目黑。髭亦黑而髮則略灰。身高六尺餘。手足雖瘦小。力大無匹。察其神情。酷類一大冒險家。且有堅忍不拔之精神。坐半晌。欠伸而起。啟關出。來膳堂中。呼役夫將殺饌至。出數種酒酌巨觥中。引而進之。逆旅主人設店數十年。未見有客狂飲如此者。怪之。問此酒何名。客啞然笑曰。此名維新酒。因問曰。主人未之前聞耶。遂倚案徐徐酌之。若恐速盡者。主人又詢客姓氏。則曰。旣登黑勒。

食已。又自言曰。日云暮矣。彼等安有深夜至此之理。此信云云。戲我耳。果爾。則吾將有以報之也。言已。卽出門去。步至碼頭。詢一輪船已到未。則固未至。且並莫識其何時來。悵悵而歸。然斯時客步行街衢間。吸價購之煙。而腰囊充足。未或侵人自由。固儼然一守法之貴紳也。夜既深。不耐久坐。方欲就寢。忽有二人岸然入。並立客前。客見之。躍起。與年長者握手曰。僕意足下今夕未必來矣。不謂足下信義之士。固不我欺。敢問足下何時抵此。答云。今午。因曰。館中尙有空舍。可以下榻否。曰。不知。遂相將往見主人。主人喜出望外。導至一小舍之中。二人布置行李畢。轉身出。遇黑勒庭中。黑勒略與寒暄。卽問吾等之事若何。年長者對曰。夜深矣。此事非一言所能罄。明且再談可也。於是各歸房就寢。此後來之二客。年長者曰。卓而智。啟化德。其偕來一人。曰。塞第沒司可德。年最幼。性沉靜。寡言笑。喜讀各種史傳。於東洋史尤有心得。其爲人有一特別之狀態。迥不類乎流俗。身短小。長僅五尺。面圓而膚潔。殆類幼童。苟不逼近視之。不知其頰間有一小瘤也。彼能操東洋各國之語言。純熟無異土人。其在

俄國。曾爲俘虜。在支那揚子江上下游。曾爲其人士所刑。在安南之東京。曾爲法國政府所鞭。彼與啟化德相處五載。每因細故。輒與之攘臂爭。或至用武。而卒不相離。苟將其往事筆之成書。可得最有趣之小說一厚冊。但今不暇旁及矣。三人中。惟黑勒性怪僻。舉動殊不可測。與可德啟化德大異。顧二人與彼相交久。故終信之而不疑。翌晨。早膳畢。三人聚坐迴廊間。出菸斗吸煙。黑勒先言曰。啟化德。此時可將吾等之事。試一言之。啟化德曰。否。否。此地非談話所。未便相告。吾欲偕汝至海口。乘一小舟。至僻靜之處。爲子言之。何如。曰。善。三人卽偕往海岸。賃一小舟。解纜而去。距岸既遠。黑勒急問曰。吾等之事。究竟若何。吾以爲此事必可德君所發見者。啟化德曰。吾語子。此事非特可德君一人所發見。更有亨拿呂地一老人。亦曾言之。當時余等亦弗之信。未嘗不以爲荒誕不稽。及後詳加探訪。悉心以研究之。始深信其言之非謬。因問曰。足下亦知三國華地方否。答云。不知。曰。此安南古城也。其地去支那地界不遠。昔爲繁華富麗之大城。今一變而爲荒寒闐寂之森林矣。此等奧區。詎吾輩夢想

所及者耶。黑勒驚曰。余昔嘗遊一古城。名曰恩伯。余自有此行以後。不敢再入古城。中矣。蓋此等地方。於吾輩誠無一毫之益也。曰。不然。吾今日所言者。大異乎此。彼地所藏之富。珍異山積。寶石大如雞子。大都人世罕覩之物。吾今日所與君商議者。非他。蓋欲往取此大宗寶物。以爲己有而已。黑勒曰。君戲言耶。抑實有是地有是物耶。啟化德曰。此事甚確。望君勿疑。其地所藏之金銀寶玉。不可數計。苟能發而取之。誠一大快事也。黑勒曰。果如足下言。則固甚善。但足下何由審此。啟化德曰。吾前此已告足下。此可德君所發見者也。彼讀往籍。乃得實據。余又於數年前居亨拿邑。常聞彼老翁言之。且吾更聞有法國人某者。曾一至其地。歸而著一書言之。甚悉。謂據土人所言。亡城之中。埋瘞寶物極多。黑勒曰。此古城之大小何若。啟化德曰。較英倫尤大。言至此。更莊容朗聲以實之。而黑勒似仍有所未信。漫謂之曰。啟化德。足下誠欲覓此乎。寶石之果有與否。姑置無論。願如此大城。恐亦世界所無。吾以爲足下所聞或未確。藉令今日起行。直至吾三人皆老死。恐尙不能得此大城也。啟化德嘆曰。足

下猶弗之信耶。此事固非余一人言之。昔有一支那遊客。曾於某年經過此森林。以弔彼破壞之古城。事後言之。歷歷。因顧問可德曰。可德。足下曾憶此爲何年事乎。可德應聲答曰。此一千二百五十年事也。啟化德曰。是矣。此支那遊客。曾述此古城歷史。並珍寶之多寡甚悉。黑勒曰。雖然。彼未嘗語人以珍寶所藏處也。吾等安從尋得之。啟化德曰。無妨。吾有善策。必可得之。君無慮也。蓋吾輩作事。全視乎智慧。苟吾輩而有特識。卽疑難之事。何難立剖。可德曾譯此支那遊客之書。其中有言。戎王引彼觀珍異之室。彼一觀此種種奇寶。驚惑之餘。至不敢睜目而視。此足徵其言不謬也。其中又有一節。言國王每決獄。必坐於三頭大象之廣場中。余等前往。第覓此三頭大象之處。此處旣得。再求其他。當不難迎刃而解也。黑勒曰。足下安知此大宗珍寶之仍藏其地。而不爲他人所發乎。當其國人去其地而他適。豈獨忘徙其珍寶之理。以吾測之。珍寶必無在也。啟化德曰。否。否。子毋辯。試聽我說焉。當六月以前。余如母曼。邂逅一法國人。彼久客安南。身擁厚資。任意揮霍。余頗怪之。私叩以其資所自

來。則曰。余在某地。發見藏罈。其數之多。殆如泥沙。余得任意攜帶。其後爲彼處支那人所逐。不能久居。遂逃而至此。吾今將以此冗長故事。約而言之。余後此設計籠絡此法國人。彼遂將藏寶之區。舉以告我。黑勒曰。如君所言。則此事信不虛矣。然君烏知此法國人必不再至其地。而盡取其所有乎。啟化德曰。以吾觀之。此法國人。決不爲此。蓋彼乃一嗜酒之徒。無日不飲。每飲必醉。彼囊中資財既足。飲之不暇。何暇跋涉山川。再履其地乎。可德曰。以余所聞。則此法國人。早醉死矣。黑勒又問啟化德君。以何術誘此法國人。其告汝之言何若。啟化德自衣袋中出一紙。曰。其所告余者在此。此中雖未明言。然亦可略見一斑。於是以紙授黑勒。且指示曰。此卽其廟宇而吾所欲覓者。乃其紅點所在也。黑勒讀已。曰。此事誠確。然君等何爲而邀我同行乎。啟化德曰。吾等此行。欲得一二良友。以爲臂助。故約君偕行。蓋人數既多。則他人乃不敢犯我也。余意速部署一切。此行愈早愈妙。三人議既定。卽歸旅館。自是以後。黑勒較常尤靜嘿。竟日如有所思。夜既深。入房就寢。自言曰。吾將有所作爲也。啟化德誠

狡。可德誠智。然吾何懼焉。言已大笑。解屨登榻。翌日。三人遂乘輪赴龍宮埠。

第二章

啟化德可德黑勒等三人之出發。攜二蒼頭以行。皆土人也。旬日後。已抵三國華林木之中。探察數日。時喜時戚。喜者。以爲大富指日可求。戚者。又慮藏寶之終不可獲。或虛此行。一日。日停午。至一澗谷旁。忽發見亡城基址一座。三人大喜。咸爲解頤。旋於城內覓得一廟宇。卽啟化德等前時所言者。黑勒見此。顧啟化德可德曰。今日得此。甯非天幸。蒼蒼者既與我此機會。我等必盡探其秘。使無遺恨焉。不然。甯死勿返也。啟化德聞言。勒馬歡呼。手足爲之舞蹈。惟可德則默默然如有所思。不發一語。三人超乘而行。深入谷底。築營以居。次日。辨色而興。各言大富可以立致。舉欣欣然有喜色。早膳畢。策馬爭進。並攜鎗械以行。留二蒼頭以守營堡。斯時也。旭日漸昇。野鳥磔格。風動林樹。別有奇景。三人策馬向古城前進。途間殘磚碎石。在在皆是。此一望無垠之廣漠中。杳無人跡。景象至爲蕭颯。所踈蹙其間者。惟彼主僕五人而已。行一

小時。已及古城之外。則潢塹繞城。石橋橫焉。既入城。城中衰敗零落。雖已數百年之久。而宮殿房舍。其基址一一可數。城牆皆大方石所築。其最小者。亦須五六人之力。乃能移動。入城未遠。卽見空地一方。作四方形。廣長百畝。自此可通入全城各街衢。再入則更有一內城。較外城尤高數丈。其中宮殿。尙有未全倒者。當日制度莊嚴。尙堪彷彿。街道皆四通五達。寬闊可行。黑勒勒馬謂啟化德曰。美哉觀乎。此宏大諸宮室。非最有福之人。其孰能居此。因又問啟化德曰。子古城一言。果不我欺。顧三頭石象之廣場。又安在哉。可德代答曰。子母躁。吾等勉力前進。勿稍遲緩。將必可得之也。言次。三人又入一街。街旁有極高之石級。拾級而上。既盡。有一大門。彫刻之精。世罕其匹。門以內。則王者之宮室在焉。層樓傑閣。雖半多傾圮。而氣象自雄。更有一巨塔。峻絕無倫。直插霄漢。可德乘馬爲導。盡力以進。又移時。竟得其所欲至之處。其地果爲一廣場。四角各豎以三頭石象。啟化德見之。大呼曰。敬謝上帝。吾等已得之矣。上帝加佑。不半日而得。詎非大幸。吾等至是。更無可憂之事矣。二君盍略一憩息。再行。

探訪乎。黑勒曰。否否。吾以爲無庸息肩。可便進探。夫吾等此來。非爲雞子大之寶石。無量數之珍物乎。凡此諸物。今不啻已入囊橐矣。不速取之。而歸我文明故國。尙欲久留此不毛地乎。二君試一思之。當亦以我言爲然。遂又謂可德曰。可德君。今既至此。寶物安在。可德曰。日云暮矣。今日不及發掘。旦日再來可也。因問啟化德。足下以爲何如。啟化德曰。此言正合余意。於是三人遂並轡而歸。行間。啟化德可德皆大歡喜。惟黑勒反愜愜不樂。翌日。朝曦未上。三人已起。早餐畢。相將而出。既抵昨日所至之處。啟化德自馬上擲鋤鏟於地而言曰。余有一言。二君聽之。吾以爲吾等覓寶。別無他策。惟有擊地而辨其聲。今寶物既在此廣場之中。吾等必寸寸擊觸。以探其所。在。乃指謂黑勒曰。吾友專探其右。又顧可德曰。吾友專探其左。余則探其正中。吾確聞寶物實藏於此。藉令今日不得。則明日再來。明日不得。則後日再來。縱費一二月之久。仍勿休止。務在必得而後已。於是三人皆下馬審察。以鋤觸地。逾刻。並無迹兆。黑勒不能耐。忿然擲鋤於地曰。何如。吾等此次遠來。究有何益。余不幸爲若輩所愚。

牽率至此。徒受跋涉之勞。終無所獲。當未經出發以先。余已知其無效。蓋余之掘寶。非一次矣。余當發誓。此其末次。以後決不再爲此愚謬事也。啟化德聞之。不覺大怒。亦擲其手中之鐵杖。握拳厲聲而責黑勒曰。汝何須臾不能爲靜耶。倘再爲此言者。吾忿將不能復忍。請飽我老拳。汝何不安分乃爾。汝知吾等挈汝偕來之意乎。吾等所以挈汝至此者。不過欲互相爲助。藉收一臂之效。俾此大事。得以早日告成。不然。挈汝偕來奚爲者。夫天下事。莫不先難而後易。徵諸事實。在在可見。是故猛勇精進。爲吾人辦事格言。今當我等悉心研究之際。乃君擲器嫚罵。是誠何心。且此何時者。吾三人搜索寶物。不過食頃。何遽知事之必弗濟耶。少頃。又曰。吾視黑勒君。誠無同舟共濟之志。當離龍宮埠時。屢出怨言。吾等皆弗之責。吾今誠恐事敗垂成。故不得不一言相勸。君欲擁巨資。作富家翁。而分毫不能作苦。烏乎可耶。足下請自思之。黑勒曰。足下所言。吾亦不之顧也。我今自覺吾等之爲此事。其愚可笑。二人互相爭辯。刺刺不休。而可德若無所聞。輒一人擊地辨聲。惟寶物是求。獨往獨來。耳目殆廢。一

人喧爭未已。忽聞可德歡呼之聲。驟然而發。蓋彼已於廣場之一隅。荒藤茂草之下。有所發見矣。啟化德及黑勒聞其聲。爭論遽止。狂奔而去。既近。啟化德急問曰。小友乎。汝果見何物而歡呼耶。可德不答。以鐵杖擊地者三。聲隆隆然如鼓。其下之爲空洞。觸耳可辨。啟化德聞之。大喜曰。得之矣。我以為何事。乃珍寶之發見也。黑勒君。今竟何如者。此其下非寶物而何。黑勒至是。亦大喜。三人謀將上蓋之大石一方。先行移去。試掘之。似易動者。竭三人之力。共以鐵杖撬之。運開大石。則其下爲一黑洞。深不見底。黑勒一見。驚曰。噫。此恐未必爲寶穴也。吾請先去一探。二君以為若何。請早言之。啟化德曰。吾帶有火炬無算。可急取來。入洞一照。於是一人獨乘馬歸營堡中。以火炬十餘至。相將入洞。洞中有石級。歷階而下。初甚窄小。僅容一人許。既漸廣闊。而路甚滑溼。行頗艱。已而漸達其底。則一甬道橫焉。甬道兩旁之石壁。光滑可鑑。返照火光。熒熒射目。三人促步而前。良久。甬道猶未盡。啟化德行次。忽謂黑勒等二人曰。以此證之。彼法人所語我者。殆必不謬。言未畢。聞前洞折回之聲。如雷震耳。啟化

德又曰。彼法人謂余歷石級而下。爲一甬道。甬道盡處。卽通寶房。於今灼然可見矣。良友乎。好自爲之。我等速至寶物所在之地。勿少緩焉。二人乃應聲奮步。疾行以進。然心中則仍疑念百出。殊不自安。以爲吾輩冒險深入。置身於此深渺不測之地。彼法人曾謂有支那人往來於此。倘爲所見。則身命殆矣。蓋支那人設經此地。見洞口大開。識破我謀。移石蓋之。則吾三人縱有通天之力。烏能出此。不將生瘞其中耶。正疑懼間。忽啟化德持火導入一處。容積甚寬。四圍以奇石砌成。地亦平坦。壁上彫鏤之精。摹繪之工。爲從來所未覩。兩旁容櫃錯列。容櫃之中。實以古瓶磁甕之屬。試一搖動。則重而有聲。去其蓋而傾之。皆赫然珍物也。黃金寶玉。玩好珍奇之類。燦爛晶瑩。殆如山積。三人喜極。目眩而不能視。舌橋而不能言。良久。黑勒忽伸手入一寶石之瓶中。取出數石。謂啟化德可德曰。卽此數石。已可稱吾英國一銀行之價值矣。啟化德始言曰。余喜極欲狂矣。余必暫出洞外。以呼吸清新之空氣。不然。將喜極而死。於此黑暗之寶穴中。而不能出矣。言已。持火前導。三人於是踉蹌而出。抵洞外。則日

色將暮。太陽已入地平綫之下。倒射空際。雲霧都作種種奇麗色。三人對此佳景。亦不知玩賞。惟一心狂喜而已。既自洞中出。環坐石上。出所攜帶之寶石。略一審視。便知其皆無價之寶。蓋彼三人皆深識寶石者也。黑勒至是。忽自石上一躍起。以啟化德在新加坡語己之言。還語啟化德曰。此誠一大快事也。又曰。此下有斯物。不知其幾百千萬。好友乎。其知吾儕今爲世界上最富之人乎。諸君請勿忘今日之快樂也。言訖。手舞足蹈。不能自己。蓋其時彼之惡癖。已盡歸無何有之鄉矣。忽又曰。卽此區區者。已可貨得百十萬磅之譜。余非不識寶石者。此言當無謬。諸君乎。吾等請再入穴中。悉取其所藏以歸。何如。啟化德曰。日云暮矣。吾意不如且歸。明旦再來。可作竟日搜。不尤愈乎。請趁此天色未昏。速歸營堡。勿露宿於此荒僻之境也。黑勒曰。卽如此。亦無不可。遂起而運石。掩其洞口而行。黑勒忽又曰。吾等初撬大石以入斯洞。固覺甚難。今何蓋之殊易。此必有其故。殆非佳兆耶。吾緣是而恐吾等必不能安全。以我思之。不如乘此機會。速入洞盡取所有以行。蓋風雲無常。頃刻可以千變。此誠不

可不慎者也。啟化德急止之曰：勿妄言。此地人跡絕少。我等至此。其誰知之。吾子勿庸多慮。明日黎明卽來。網載而歸。使此有用之物。不至永永埋瘞於地下。甯非大快。此時天已曠暮。吾等卽歸。已須作闇中行。詎可久留茲土耶。黑勒曰：余心殊不自安。以吾所見。則當速入。雖略有探索不盡之憾。亦不得已耳。可德曰：吾以爲必無他虞。言已。掬土盡填其石隙。謂他人卽或過此。亦不能識矣。矧吾等黎明卽至乎。於是各荷鋤挈杖。跨馬而歸。時天雖近黑。然數十步外之景物。尙隱約可辨。途中黑勒時時留心返顧。若四偵敵人之至者。可德啟化德二人則低首疾驅。毫不關心。惟見其喜悅之狀。時作孜孜憨笑而已。少選。過一曲巷。黑勒忽小語曰：噫。啟化德可德。二君亦見之否乎。言已。不待二人之答。已疾趨而入一僻巷。隱身其中。若有所避者。啟化德卽問可德曰：可德君。汝知彼緣何若此。得毋發狂譫語乎。可德不答。惟略一搖首。亦似不甚介意者。數分鐘後。黑勒忽至。急問二君已見彼人否。啟化德怒問爲誰。黑勒曰：吾見有一人橫穿彼街而去。可德聞言。以爲殆彼等所攜來之二蒼頭。卽曰：

君所見者。得非我等之老蒼頭耶。黑勒曰。否否。啟化德君。吾告子。吾所見者。乃一支那國之民也。啟化德哂之曰。妄哉。二百里以內。從無支那人足跡。余所稔知。且彼支那人者。受數千年之束縛壓制。國勢衰弱。民氣卑劣。卽至他文明國工作。以求贖口計。且時爲人所驅逐焉。彼又不喻植民之政策。安有來此荒山窮谷中者。汝茲所見。苟非我等蒼頭。卽爲英國守兵耳。黑勒曰。君誠不之信耶。大凡世界事物。罔不離奇變幻。莫可意測。吾子安可以目所已見者爲有。而目所未覩者爲無哉。實告子。吾所見實一支那人也。啟化德曰。足下何所見而敢決其爲支那人。黑勒曰。此極易明。蓋吾見其腦後拽一豚尾。故識之。啟化德笑曰。吾今卽信子之言。子所見者。誠哉爲支那人。然子不聞乎。彼支那人往往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彼腦後既有此尾。子何不執其尾而拽之。彼有斯物。不鬪則已。鬪則十戰而無一勝。吾子何畏之深耶。言訖狂笑。謂可德曰。吾意此間必無支那國人也。可德君以爲何如。可德不答。察其意仍若不甚介懷者。言時抵一橋。自橋而西。卽爲一片曠地。其間林木草石。皆寂寂無一毫聲。

響似皆已酣睡者。然黑勒實見一人。但不知爲誰何。故途中注目四望。若偵大敵。不敢稍懈。又時以手入衣袋中。捉一手槍。以備不虞。未幾。漸近其所築營堡。諦視營中。則空無一人。二僕已不知何往。啟化德大疑。已而語黑勒曰。我適言君所見者。必我等所攜之老蒼頭。今果然矣。此二僕皆已外出。頃君所見。必其一也。黑勒詫異曰。怪哉。余所見者。確爲一支那人無疑。非我僕也。啟化德性本躁急。加以終日勞苦。飢火中燒。今不見二僕。輒大怒。黑勒因亦舊性復發。哮吼雷動。唯可德極其澄和。嘿無聲息。自覓水器。至河中提汲。以作夜餐。出門少時。忽疾奔而返。大聲疾呼曰。二僕非逃亡。今皆死於營外矣。啟化德及黑勒聞言。面色灰死。齊聲驚曰。二僕已死耶。可德曰。然。二蒼頭胥斷喉死。其尸尙臥林木之下。黑勒急言曰。是矣。是矣。余所見固非謬。此必支那人所爲也。啟化德曰。勿多言。且速往驗之。可德乃導二人入林中。行數武。果見二蒼頭爲人殺斃。仰臥樹下。以手撫之。則已冰。啟化德跪地下。審視一周。忽言曰。此支那人所殺也。良久。又曰。幸而有此。不然。吾等何由知仇人之已近。而預爲之備。

乎。吾等自今以後。必捉械戒嚴。兢兢自守。庶不至遭其毒手。否則殆矣。二君其謹聽予言。彼敵人行將來襲。吾等必同心協力。以謀自衛。毋許一人獨遁也。黑勒問曰。二君乎。吾等入穴探寶時。此仇人必已潛伏近處。而我等所爲。彼殆已盡窺之矣。誠然。則其餘諸珍寶。必皆爲仇人攘取而去。吾等受萬千之辛苦。跋涉至此。不啻爲彼而設也。啟化德頓足曰。敗矣。此誠十之九如足下言也。吾思仇人黨羽必衆。吾三人殆不足以敵之。足下途中所見者。必其偵探。仇黨使窺察吾等者也。吾甚恨吾見之不早。不多邀數人至此。致今日功敗垂成。身命且恐不保耳。黑勒曰。空言無益。吾等身命可寶。今誠欲保首領以歸故國者。則所當辦之第一事。在協力保衛營堡。以度此夜。明日卽棄此而歸耳。今吾與君等約。吾等當終夜更番守伺。啟化德君。汝知之乎。譬如汝守營堡。則僕與可德少憩。僕守營堡。則君與可德少憩。可德守營堡。則吾二人少憩。君等以爲若何。啟化德曰。足下之言甚善。三人遂合力作晚膳而食之。食已。可德出而守伺。夜將半。黑勒出而代之。可德時已大倦。入帳卽倒身而睡。數分鐘後。

鼾聲大作矣。黑勒鵠立營門之外。久之。忽聞林中有詭異莫測之聲。相距不遠。心大懼。毛髮森豎。側耳而聽營中。則二友皆已熟睡。鼻息如雷。遂自思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吾蓄志爲此。時機已至。夫時機之至。稍縱即失。且得禍焉。吾寧負彼二人耳。思至此。即潛入營中。匍匐而至啟化德之旁。跪地下。摸索其日間所得之寶物。全數運入私囊。纏之腰際。復入廚下。取得數日之糧。束諸背上。棄其二友。竟入林中而去。

第三章

南返者。自緬甸入支那所必經之棧道也。其地有一河。河上築一營堡。駐有什克兵一隊。其統帶乃我英國人也。一日斜暉欲沉。暮雲逾碧。緬甸第一百三十隊之軍人。有名過哥雷者。方垂釣河干。仰首而視。見河上所築營堡。巍然高壯。距營不遠。有數雲南商人。以騾馬負貨入支那。狀殊困苦。憮然有問。嘆曰。似此窮漢。真不及狗子之安樂也。言已。仰視山頭。又嘆曰。吾不知彼等此時在英國果何作也。雖然。此魚鱒之時也。吾臆斷此老吏殆垂釣於長池之濱乎。此幼女殆荷槍以射獵爲樂乎。嗟夫。嗟

夫。余今乃在此荒寒孤寂之區。舉目無親。寂寥誰語。不能離此營堡而他去。卽白馬一地。雖不及門推雷。而門推雷又遠遜乎龍宮。然猶勝此地十倍。天也不仁。竟置余於此。余雖漁於斯河。亦何樂乎。言訖。欲負漁竿而歸。方舉步間。忽見一同國之人。已至身畔。視之。乃遊侶相邀而歸者也。二人攜竿偕行。未數武。忽見前面樹林中。有物蠕蠕以動。過哥雷問其侶伴曰。鄧浦遂。此何物耶。答曰。余以爲殆一白人也。倘吾言不謬。彼必英國人無疑。吾蓋見彼甫從隔岸來者。其涉此水時。殆類野兔。殊可笑也。過哥雷曰。可憐哉。彼今已不能再行半步。故仰臥於地。吾知其力已竭而身已困矣。然不知彼緣何到此。且何困憊乃爾。鄧浦遂曰。我等將何以處之。過哥雷曰。吾欲掖彼至營中。予以寢食。俟其旣健而後聞其歷史焉。其所經歷。必爲極有味之奇事。足厭我輩之好奇心也。遂返至營中。招同輩數人。而昇此客以歸。客衣服藍縷。身瘦膚黃。昇歸營中。已瀕於死。並不知衆之昇之也。旣臥之榻上。飲以白蘭地一盃。久之。目漸動。手足漸能伸屈。又久之。已能轉側。忽啟目而視。問此何地耶。過哥雷謂之曰。子

今在南返矣。子抵此。猶子之大幸。子宜默謝上帝。靜臥少時。勿憂也。子餓幾日矣。吾將與子略食菜果。何如。遂命鄧浦遂往取食物。少選。鄧以杯羹來。客飲已。安臥。觀其貌。頗類忠厚長者。然兩目灼灼似賊。噫。客果何許人耶。斯時過哥雷在房中伴之。坐移時。起而欲去。謂客曰。君在此。靜臥數時。當能健復如常。如欲何物。可呼役夫取至也。客致謝者再。言辭謙恭。不失吾國長者態度。過哥雷見客悽慘狀。亦爲之歎息不樂。且知客之來歷。必甚奇特。擬俟客康健後。當詳問之。客靜臥一旬鐘。精神漸復。矍然起立。與營中人共話。營中人使之去其敝服。解衣衣之。更爲之剃面梳髮。事畢觀之。居然一上等人物也。過哥雷忽入室中。語客曰。足下今日之形狀。殆必日夜奔波。不堪其苦。遂至於此。客歎曰。余後此將不復作此遠行矣。余自悔其愚。至狼狽若此。足下諒不知余所遭之苦況也。余非巧於敍悲者。今爲足下略陳其概。恐足下聞之。亦將爲之悲歎也。過哥雷問曰。足下豈一人至此耶。客曰。然。予自支那北京。經雲南。入緬甸。迨至雲南某邑時。瀕死者屢。又在彼爲余僕夫所劫。資斧遂絕。余旣不名一

錢。貧困益甚。遂爲虎狼之官吏所疑。繫獄中者數閱月。受盡毒楚。始得脫身以逃。余至此。寸步不能復行。僵臥樹下。以爲此殆予之死所矣。不意吾尙有此時也。言已而歎。過哥雷聞之。亦爲歎。因又問曰。足下今欲何之乎。客曰。吾欲往龍宮埠。附輪舟返英國。家中頗有良沃。尙可謀生也。自是以後。客在營堡中。不復言其往事。過哥雷亦恐觸客傷懷。不再以其歷史相問。所談者。大抵西歸之問題而已。是夕客旣寢。過哥雷出謂鄧浦遂曰。客言辭吞吐。吾不能信。然必有不可告人之隱衷。遂至如此。君以爲何如。鄧浦遂曰。然。余亦覺其言似不甚可信者。然斯時客獨坐房中。其所爲之事。尤奇妙不可思議。使過哥雷等見之。當更爲之咄咄稱怪也。蓋客旣入寢室後。卽闔扉加鍵。凡窗櫺及管鑰之孔。皆一一掩蓋。使人無能見己所爲。然後緩其腰纏之革帶。傾而出之。則寶石無算。光華燦爛。旣大且佳。爲世人所未睹。細數一過。而後復納帶中。束諸腰際。喜曰。余今乃終獲平安也。雖然。余所行者。亦誠危險矣哉。余當時苟不得脫。則余之一生。眞與奴隸無異。余誓不再作此種事。蓋余所有者。已一生享

用不盡矣。言訖。撫革帶而笑。意甚自得。忽解履登榻。緩衣而睡。夜闌。過哥雷來問疾。振管啟扉而入。見客已寐。尙以手護其腰。過哥雷觀其苦況。不覺悽然歎曰。傷哉此客。余有生以來。未見有如此可憐之人也。此和善慈惠之英人。歎息未已。客忽一躍起。坐牀頭。兩目熒然直視。汗珠珠下。不能止。過哥雷不解其意。以手撫其額而問曰。子何爲者。子第靜臥。吾堡中固無足畏者。吾子固甚平安也。客不答。而目注主人不移。戰慄無人色。若不知過哥雷爲其恩人也者。良久。心忽悟。始強笑曰。吾失禮矣。余適得惡夢。可驚可怖。吾方夢支那人數輩。疾馳來逐。吾盡力而逃。幾爲所殺。宛如當日被難時景況。蓋方駭極而醒也。天平天乎。何使余得此惡夢。致失禮於長者乎。翌晨。客自言其名爲查智白吞。欲離南返。過哥雷出五百六比贈之。客僞辭。過哥雷謂之曰。足下資斧乏絕。何能行。此區區者。聊爲舟車飲食之費。幸笑納之。足下誠實君子。倘以無故得財爲非理。則僕亦不敢相瀆。異日置身青雲。再擲還可耳。客囊中固有無數珍寶。然竟謝而受之。許至倫敦寄還。作別而去。行二日。抵白馬。遂取道芒大

力。達龍宮埠。附輪返國。船啟碇。客立甲板間。回望龍宮埠漸遠漸隱。至於不見。乃昂頭四顧。撫囊自語曰。懷此珍寶。可易巨金。嗚呼。余後此乃爲一可尊可貴之人矣。客非他。蓋名旣登黑勒。卽前此所敍之不義人也。查智白吞。其僞名耳。

第四章

自稱來自支那之怪客查智白吞。去南返後。約過二月。甲必丹過哥雷。及色波屯。

小隊長之稱

鄧浦遂。謫居南返之期限已滿。復歸白馬。與大隊連合。繼其任者。曰恆的閔。

甲必丹也。曰葛蘭生。色波屯也。二人雖同居一區。亦以漁獵度日。然恆的閔爲人殊傲慢。以故與葛蘭生不甚和睦。一日。日停午。天氣酷熱。葛蘭生攜一奚奴。荷槍出獵。入森林行十數里。猶未發一槍。遊興索然。已而炎威益烈。殊不可堪。則大怒曰。世稱驢最愚。吾今乃尤愚於驢。固不應於此炎熱時出獵也。言未已。忽聞背後簌簌作聲。轉目視之。野豕一頭。自叢枝密葉中躍出。葛蘭生亟取奚奴肩上槍。直前追之。樹深林密。曲折以進。忽見野豕止於二百碼之外。葛按機一發。殪之。方欲往取。陡聞遠處

隱約有人聲。似以英語呼救者。葛傾耳以聽。又無所聞。葛曰。豈吾國有人迷失於此乎。吾當急往視之。遂穿林而去。行未幾。忽見前面一人。身格短小。髮長覆肩。而衣服襤褸。懸鶉百結。瘦黑幾不類人形。僅存皮骨。葛見而訝焉。疑爲目眩。因問曰。天乎。汝何人。汝豈英國人乎。其人不答。以指摩脣。旋以手指林中。葛自思此人或不解余言。否則必爲啞者。然彼意欲我與之前往。則無可疑。乃頷之。其人卽導葛蘭生而行。未幾。達一小溪。則見一人方仰臥溪旁石上。葛蘭生近視之。此人身度較長。其狀貌之可慘。亦如其友。但此人年較老。鬚髮已蒼然斑白。葛蘭生見其双目緊閉。疑其已死。然其友既至其側。卽出一手授之。葛蘭生見二人以手談。異之。忽見臥者徐起。坐石上。謂葛蘭生曰。余友云。足下亦英國人。今得遇足下於此。甯非大幸。吾聞足下槍聲。故請足下來。吾等今在患難之中。尙祈憐憫。至余等所受之毒苦。幾難盡述。言之恐亦無信者。今吾足又受毒已深。不能復行。遂止於此。足下不見余之爲盲人。而余友之已啞乎。我二人之苦。於此可見。葛蘭生曰。然。請問何以至此。曰。吾等皆英國商人。

負販於東方諸國。不幸爲支那人所虜。支那人抉我眸子。而斷余友之舌。旣而投余等於荒寂之區。吾等囊無一錢。途中採果實野草以爲食。歷受艱難。身經萬死。始得至此。足下幸加憐憫。移吾等至一善地。而賜以飲食。感且不朽。葛蘭生曰。余必盡力爲之。子勿憂也。余欲移君等至我營中。惟距此尙有十五里耳。遂命小奚奴速返營中。呼夥伴至此。小奚奴旣去。葛蘭生跪地下。而驗瞽者之足。見其受毒甚深。乃往溪中取水洗之。謂曰。少停歸營。余將爲子治之。此時無能爲力也。時啞者在側。殷勤護視其友。惟恐弗至。足見二人之友誼極篤。此少年軍士葛蘭生見之。頗有所感。因言二君必甚傷懷。吾敢斷言。然支那者。實一妖魔鬼怪之國也。吾等至此未一月。已聞其國人。不仁不義之行爲。與此蓋二次矣。前次亦有一英國人。爲支那人所虜。逃至此間。吾同輩救之。遂得聆其奇怪之歷史。此二月前我堡中之事也。瞽者聞言。若甚駭異。啞者卽執其手。以指畫其掌。瞽者遂謂葛蘭生曰。余友欲問此客何名。蓋余等初本三人。後失其一。恐卽此客耳。故急欲一問。葛蘭生對曰。此客之事。余不深知。余

來此未及一月。故其事惟前甲必丹知之。余惟聞此客身甚高。自北京取道雲南。轉至此。警者問曰。足下知波果由雲南而來耶。葛蘭生曰。此客所自言耳。客謂彼自北京來緬甸。途間爲其老蒼頭所劫。遂至窮無以歸。備受支那人所窘辱。警者曰。其名爲何。葛蘭生曰。余猶彷彿憶其爲查智白吞。警者沉思良久。又問曰。足下知其身間帶有寶石否耶。葛蘭生曰。彼並半便士微資而無之。烏得寶石。警者聞言。長歎一聲。遂復偃臥於地。約一點半鐘之久。營中有數人至。昇之歸。啞者步從。行次似甚爲其友憂者。葛蘭生既臥。警者於榻出刀圭藥裹其足。而後問二人之名。警者曰。賤名卓而智。姓啟化德。此塞第沒斯可德。則余友名也。從此二人居葛蘭生營中者數日。弱憊之病。漸次以愈。既而告別欲歸。將別。謂葛蘭生曰。萍水相逢。遂蒙惠愛。沒齒所不敢忘。又若不棄善人。俾吾等得安然歸國。必厚報足下大德。然緣足下之俠義。敢有斯不爲。等欲至白馬。謁甲必丹過哥雷君。足下幸賜我尺一書。以爲介紹。感甚。蓋據此所。彼查智白吞君者。殊類我友。故欲往一探之。倘卽余等所欲偵訪之。

人亦未可知也。葛蘭生曰。諾。甲必丹過哥雷之爲人。殊尙義俠。苟君等往。彼必歡迎也。遂作書付啟化德。啟化德受之。喜形於色。如膺大寶。遂與葛蘭生告別。向白馬而去。既至。投書入。過哥雷讀其書。殊驚喜。立與鄧浦遂迎以入。啟化德所問。靡不詳細告之。已而啟化德又問曰。查智白吞手腕間有一印。足下曾見之否。曰。此則未也。然此實余不留意之過。其腕間究竟有無此印。余亦不敢決也。鄧浦遂曰。余見之。高於其腕一寸許。有一印。上繪蛇自吞尾象。以紅藍黑水刺成。啟化德喜曰。謝君見告。感甚。此人實吾友也。可德君。吾等必訪求之。言已。可德執其手而與之談。少頃。啟化德又曰。君乎。吾等固甚愛此客也。吾等此去。將穿雲入海。徧探地球。務訪得之而後已。雖有危險。亦弗顧已。過哥雷微窺其意。因謂曰。如鄙語不謬。足下得彼。彼必不得其死所矣。足下何恨之之深耶。啟化德曰。先生何爲而言我憾彼。我又何爲而憾彼乎。可德君。吾等豈憾彼者耶。可德聞言。急搖首示無憾意。然觀二人之狀。則固非常切齒於前客。若欲得而甘心焉者。遂別過哥雷鄧浦遂以出。過哥雷等憫其孤苦。贈以

金。遂至龍宮。啟化德卽往訪其友人某。詢以黑勒消息。知其已歸倫敦。乃謂可德曰。子謹記我言。彼黑勒必謂吾等已死。故乘直墨打輪船。逕返倫敦。吾等必訪求之。彼却寶而逃。致余與汝盲目斷舌。此不共戴天之仇也。烏可不報。可德領首。遂相與矢志復仇。後二日。附汽船以行。舟人皆言二人在支那傳教。受酷刑而歸。禮拜之日。啟化德遂爲衆演說教旨。告以教中最善之格言。衆大悅服。且憐其苦況。捐金數百。資之歸里。及抵倫敦。甫登岸。天忽微雨。二人乃冒雨行。且行且談。其所談之第一語。乃非互賀其復遇本國之雨之爲可喜。其言曰。吾友乎。勉之勉之。吾等其速訪旣登黑勒之所在。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吾書至此。吾已將此案之緣起。略敘其概。此下則吾將暫擱。而別敘一人之言矣。

第五章

費法士曰。吾人處世。往往志在乎此者。而其成功事業則在彼。彼此殊異。若冰炭水火之相判。甯不可怪。此其理。豈非局勢之變動不居。日新而月異。有以致之歟。卽觀

夫余之初志所期。與成名建功之劃然二塗。亦可以知其大較矣。余幼時。余父欲余學醫。余母欲余學道。而余叔加特飛。則又欲攜余營中。爲軍人之生活。吾父母及吾叔之志。未嘗不甚善也。而吾則違之。獨思以航海爲業。以爲吾苟不得以海爲居。乘長風破萬里浪。漫遊四海。則吾終此生無快樂之一日。余父聞之而怒。余母聞之而哭。余叔聞之而憫我之愚。陳說種種。以感動之。而余則以爲此我終生大事。吾不可不堅持己志。盛氣拒絕。終不爲所動搖。而更改之。余父既累勸余不得。則謂余曰。狂妄無知童。汝定欲至海上耶。汝堅執愚見。不聽吾言。我誠莫可如何。然日後悔悟。勿怨我之不阻止汝於先耳。余聞吾父言。輒大喜。立應曰。敬諾。絕無踟躕慮狀態。一月後。便離我祖宗廬墓所在。至利物浦。登諾門第郵船以去。船長名氣順。爲人頗有才識。和藹可親。其徒屬共三人。余最幼。年最長者。鄉人子也。苦執役。逃之新西蘭南島。爲人寫真織屨以爲食。其一則舟抵賀痕角。遇颶吹入海中。葬身魚腹。余自舊金山之行。長塗漫漫。亦稍稍厭惡航海之爲業矣。蓋彼時去今。雖匪遙遠。然其待少年

水手束縛壓制。則大異乎今。故余初次歸家。家人問我。我卽實陳所苦。且曰。苟許我改業者。甚樂聽命。吾今茲欲在陸作業。不願復返海上矣。余父聞余言。莞爾而笑曰。孺子。我言何如矣。雖然。汝旣種因。必收其果。胡妄念爲。且汝在船。年限未滿。亦何遽能更改。汝忍耐守職。屆時乃他圖耳。余知余父怒余立志不堅。反覆無常。終無允許之意。無可如何。嘿然而退。又一月。復登船就職。爲雪梨之行。雪梨者。奧大利亞洲之大商埠也。余抵是地時。余之年已十有九歲矣。余在船。終日鬱鬱不樂。至是始思無論若何。我必逃此苦役。乃陰爲部署。一日。舟泊某港。余潛逃登陸。入廛市。購新衣。與猶太商人翁。治產積居。與時相逐。然後此余數易所業。最後則入捕房。盤桓數年。去適一地。適盜賊蠶起。尤以羊馬竊爲多。而其盜竊之法。鬼斧神工。奇幻莫測。非好學深思之士。不能破其奸謀。而爲衆庶造福也。然余遇此種案件。往往探得賊人之所在。輒能奏功。遂決意終身以偵探爲業。罔或更改。自此而後。余聲望日隆。卽官吏亦頗識余非庸衆儕偶。適不列斯奔之野。出一暗殺案件。兇人手段甚高。官吏偵探皆

爲之束手。茫無一策。余時少年自負。頗有躍躍欲試之意。急稟官吏。請以此案委余偵探。書上。竟邀允准。顧案情既極奧祕。而他偵探聞余自請承辦斯案。惟恐余之成功。咸相仇妬。故余於此案之成敗。所係尤重。更不可不深思熟慮。以求必得。死者年七十。無家屬親戚。居城南別墅。離城約三四里。被殺之夕。郊野無行人。近鄰亦不聞聲息。次晨入其室。方見其倒臥堂中。穿胸而死。其被殺時。正坐而晚餐。余察桌上僅具一人之食。知兇手與死叟並未相見以禮。不然。必具食食客。而有兩人之食。又見肴酒猶未動。室中箱櫃皆嚴扃。門鎖絕無傷損。而死者身畔猶有餘銀如干。知兇手必非獵食謀財而來。又前門扃鎖。鑰匙尙懸門後。知兇手實由後門潛入。惟一小事。爲他人所不關心。而余獨三致意焉者。則死者爲人自後刺殺。及覆其側之椅是也。余既審察室中。復返身研究此椅。然余此時猶不料卽此微物。乃果能與我以棼絲之端緒。以破此疑案也。此椅白木所製。甚爲麤劣。頂有一板。左側印一血痕。大如錢許。余見而大喜。蓋余平素考驗血之變色。頗有心得。今驗此血痕。知其確非久年之

物。而必爲近日所污者。余因見血痕與尸身之相距。可十八寸。相厥形勢。知兇手行刺時。身或發顛。故以一手攀椅以自固。余因以左手握椅。試效其殺人之勢。則第二指正壓血痕之上。乃復狂喜曰。噫。我得之矣。死叟方陳饌桌上。甫坐就食。兇手忽自後門潛入。乘其未見。出匕首。以左手握椅角。而以右手刺其背也。然則椅上之新血痕。胡自來乎。謂死叟之血。則叟身向前而仆。血無染椅背之理。兇手既非劫取財物而來。則其狙刺殺人之後。惟恐遁逃之不暇。奚暇染指血泊。留迹室中。以是觀之。此椅背之血痕。必非死叟之血。而爲兇手之血。彰彰明矣。然余仍欲有以證之。乃更往屋後勘察。目注籬杪。測以遠鏡。頃之。見一竹片上。亦染有一血痕。與椅上所見者無異。度其踰牆之時。或爲玻璃片所割。致傷其指。余因兇手既非劫財。又其入室。爲死叟所不知。非因爭啟釁。以致殺傷可比。確知此舉。殆爲復仇矣。彼兇人既因復仇而來。殺人之後。所志已遂。其必速於逃匿。又可知矣。余恐兇手將遠遁異鄉。卽刻四出探訪。欲得一左手受傷之人。而卒不可得。余初意謂彼既受傷。必求醫治。於醫生藥

舖中。訪問殆徧。渺無踪跡。又至各輪船旅館中探之。亦無功效。余此時狼狽情形。幾不可狀。然余雖失利於前。仍不休止。故官吏謂余。子休矣。勿徒勞爲。余則答之曰。否。余必不肯休止。倘君等能寬我期限。必當有以報命。官吏見余志之堅。亦不之阻。余竊意死叟被殺之情形。與衆不同。而醫生又言其傷口甚小。爲尖圓形之劍所刺。竊思本處之人。罕有此種器械。兇手或來自他方。意者殆意大利人所爲歟。乃籌畫探之之策。死叟左鄰居一媪。與余有一面之交。卽刻造廬求見。媪述余入。寒暄畢。詢之曰。被殺高鄰。媪或能知其一二。媪曾聞彼游歷他國乎。媪對曰。余於被殺之叟。頗有所知。彼曩時因曾游歷各國。蓋彼少年時。嘗業水手。余聞其自誇於人曰。天下著名之海灣港口。吾無一不之知。此非誑言。余蓋嘗身歷其地也。彼自言如此。想必不謬。余復問曰。媪曾知彼在意大利國。燕居有年乎。媪曰。此不敢必。但時聞其述意大利國故事。又每逢仲春。天氣和暖。風物清明之日。彼必言此意大利國天氣也。以此而觀。或有是事。余至是。起立欲告別。媪止之曰。先生少坐。余更有一事相告。余仍就

媼謂余曰。曾憶三月以前。鄰叟接一函。意大利國所寄也。是日我適立門外。瞻眺一郵童送一函至。余見其封面之上。黏有外國郵票。而我兒維特來喜收聚此物。以爲玩具。每每出錢購此。因問郵童此何國郵票。郵童答言意大利國。且謂此信卽係寄右鄰某叟者。余思遇叟時。將請其剪給我兒維特來。少選。余赴田中。視余未種植。行經叟門。遙見郵童亦至。遞信與叟。叟接信一視。卽愕然變色。手足顫動。苟爾時叟非倚牆而立者。則身且倒墜矣。余見此形狀。頗怪之。以其與余夫友善。又屬近鄰。因進問其驚愕之故。余能助君臂力否。彼癡立不能答。面色灰敗。旋見其闔扉入室。莫明其故。後三日。復遇諸塗。則顏色已復。無驚懼之狀態矣。余聞此言。知於斯案頗有關係。因復問媼警署傳問時。曾將此言白諸他偵探否。媼對曰。未也。余初未嘗以此細事。爲有補益於彼等。且事隔已久。亦既忘之。以先生今日詢我意大利國之事。乃始憶及之耳。豈此信於叟之被害。亦有關涉乎。余曰。是不可必。惟余既聞之。不得不加意研究。媼猶能憶其月日否。媼見問。俯首沉思者久之。喃喃自語曰。吾自信猶憶

之。是日余夫在家時。余迫我兒維特來上學。不許其往田中。助乃父種植。彼不聽。吾夏楚之。此何日。此究何日。噫。余得之矣。遂大聲謂余曰。先生。此確五月初三日事也。余曰。得無誤乎。曰。無誤。余大喜。重謝嫗而退。自思此信五月初三遞至。叟六月十九被殺。相距四十有六日耳。況叟當時一閱封面。便已失色。則與此案之有關係。斷然可決。又思苟此言非謬。則兇手十之九爲意大利人。不然。亦必來自意國者。因急至王家郵船公司。索其六月十九之旅客姓氏錄閱之。得意大利人十餘名之多。惟一人名士的分那加底。拿破螺獅城人。獨坐頭等客艙。其餘坐下等客艙者居多。余意殺人者。必爲士的分那加底。以其能報仇異鄉。必非貧賤者流。彼十餘人同居一處。且在下等客艙。殊不類也。余因指其名。問公司記室曰。足下識此人否。記室曰。識之。彼今猶在此間。頃來購船票。返意大利。將於夜半登舟。余故知之。彼自稱此來無甚要緊事。因不耐家居。藉旅行以吸清氣。並一攬異鄉山水之勝耳。余遂問足下亦知渠此時在何所否。記室曰。知之。彼抵此間。即卸裝阿地累街大洲客棧。未曾移寓。余

自謂所問已足。遂謝別記室而出。念余今往探士的分那加底。倘其左手而有傷痕。則余所料已確。便可設法捕之。以結此事。行未幾。已抵大洲客棧。先晤其主辦。主辦知余爲偵探。導入密室。卽問何事枉駕。余曰。君館中有一意大利客。名士的分那加底者否。主辦曰。有之。其人實寓於此。余曰。余於彼有所疑。欲問君數言。幸以相告。主辦唯唯。余卽問此人來館中幾日矣。曰。一月以前。彼曾來此。信宿方去。惟去時。其行李仍留館中。余曰。然則六月十九之夜。客曾來投宿否。主辦曰。余已忘之。容將館中日記簿一察。當知之。言已自去。少須入。點首言曰。得之矣。六月十九夜。客曾寓館中。次日。乃爲士温入之行。余問足下是夕曾見其左手受傷否。主辦詫曰。噫。先生何由知之。十九之夕。客自外歸。其左手曾受微傷。彼語我爲玻璃所割。我信之。曾與之象皮膠黏傷處。余乃曰。斯時客當在館中。請君導余窺之。余非欲仰與扳談。特欲一見其人耳。君其勿辭。主辦曰。此易爲耳。何不可之有。吾卽偕足下往窺之。客正坐膳堂中。君今服裝如此。彼必不識君爲偵探。余稱善。遂從主辦入膳堂。坐堂隅一空席。鄰

座一客。方進食。身修偉。冠服類紳紳。即余所欲見之意大利人士的分那加底也。士的分那加底見余入。略一仰視。即俯首食如故。不甚介意。余則私記其狀貌。反覆竊視。若恐不足。蓋予與彼之交涉。方於斯時始。余雖探得其實。然余一人之力。未能捕之。不得不姑爲自忍。謹記其容。則將來彼即遠遁。亦易偵探也。余又知彼非凡庸者。流覘其殺人手段。與殺人後無一知者。即兇刀亦被藏去諸事。可以知之。苟余而不步步留心。深謀遠慮。恐不能收全勝之果。余前查死叟室中室外。各有一足跡。皆爲左足。細測之。見其足踵用力甚重。今竊觀其左履。見履後之皮。較之右足。殆薄一半。蓋其平素行動時。左足用力尤重。故有是徵。余在膳堂。坐移時。即出。急趨警察署。告警長以所見。且請早發。謂一經逃去。則必至外國。乃能獲之。警察官聞言。立發逮捕票。命一警察偕余行。既至大洲客棧。則士的分那加底已去。余語警察兇犯逃亡。乃余意中事。可速跡之。主辦見余等。亟言先生勿慮。僕意彼非起疑逃亡者。君等速至船上。必可得之。船黎明始開行。彼即逃亡。又將何往。余等急趨是船。往見管理人詢

之。對曰。此人今年以行李登船。今又上岸去矣。余等遂匿船中。俟其至。日暮猶未來。余甚疑之。至九點鐘。方見其岸然歸。登舟未數武。余卽趨前。語之曰。士的分那加底。余有一言相告。曰諾。余見旁觀者衆。引至他處。遂言曰。六月十九夕。殺斃約瑟士本頓者。非足下也耶。余今以逮捕票來。以阻足下歸國。士的分那加底聞之。神色略變。謂余曰。此事汝所探得耶。汝既偵知。汝亦能矣。余今將爲奧大利亞之行。倘越境至彼。想汝亦無如之何矣。言已。作意大利言。喃喃不知所語。少間。問余曰。余必與汝登陸乎。余怪之。戲言若汝所願。便卽刻登岸。士的分那加底舉目四顧。復注視余曰。余在意大利國。乃一縉紳之士。余之名亦非士的分那加底。余名乃最可貴可尊者。余實無罪。彼叟自己不肖。勸之宜也。彼誠我所殺。我何諱焉。此其結局矣。言已。探袋出一手鎗。按太陽穴。余知其欲自殺。趨奪之。則砰然一聲。鎗發而客遽倒。舟醫來驗。氣已絕矣。客究爲何許人。及何會會員。未從知之。雖然。彼已自盡。卽謂此案已有歸結焉可也。自我業偵探以後。此爲第一次大案。而我得破之。吾之自喜爲何如。此吾所

以不憚其煩。而一贅述之也。然吾不久辭是地而去。抵梅布痕。入某偵探隊。每破奇案。旋以我英國諸殖民地。無奇特案件。足以鑿我意者。鬱鬱居此。深以不能盡我所長爲憾。遂於某歲之冬。乘輪至利物浦。登陸。趁火車以返鄉里。余之離家。已十有五載。而余之年。則三十又四歲矣。比入門。雙親已亡。惟見白楊成拱。荒土一坏。依稀於夕陽古廟間耳。余傷感之餘。喟然嘆曰。我費法士將何如矣。我今行年三十有四。無室家親戚。孤獨於此。其誰能知我者。嗟夫。丈夫何可不自立也。今我英倫。豈非英雄建功勳成大業之域乎。以我之才。卜居茲土。行將大名鼎鼎。自王公以及婦孺。莫不尊我敬我。而不敢輕視於我。我惟當奮發有爲。則功業正未可量耳。明日。卽指倫敦館舍既定。乃登廣告於各報。仍理偵探之業。居倫敦半年。余所探之案。第一案爲比察街寶藏之失竊。第二案爲鄧密俄羅斯公爵大騙棍之密謀。余探此二案。費六閱月之久。自是以後。余之名遂膾炙人口矣。今夫姦回不軌之倫。欲擾亂治安。破壞社會。而有所懲而不敢作。作而必得其罪。非偵探之力歟。余之業此。職是之由。凡余所

探。指不勝屈。然今不暇贅及之。蓋余著是書之目的。乃在一可驚可愕。不可思議之奇案。諸君亦願聞之乎。請繼今以言。

第六章

倫敦城中。無貴賤老少。咸審聯合國度銀行之失竊。然是役也。賊黨之手段。高妙詭異。殆無比倫。事後數旬。猶未有識賊人之所在者。該行總辦華德布電士不力招余往。華德出室相送。禮儀優渥。謂余曰。僕等今在危難之中。非足下殆無人能解我之倒懸。今欲以此案相煩。望勿推却。余唯唯。華德因爲余緬述案情。余聽畢。頗有所悟。既退。未旬日。卽偵獲此賊黨於倫敦郊郭。逮至公堂。將余偵察之方。爲衆言之。觀者萬人。莫不鼓掌稱美。方余言時。竊睨衆中。有二人同坐一椅。一年可四十許。身修偉貌頗整潔。而兩目已盲。其一短小精悍。面容端秀。目熒熒如明星。二人尤留意傾聽余言。久而弗倦。余甚奇之。余次日復至公堂。則此二人已先在。余俟公事畢。盜犯已定。永遠監禁。並作苦工之罪。遂歸。步至勒格山轉角處。忽聞有人自後呼余名。止步。

諸視。則一短小少年。引一瞽者。踉蹌自後至。蓋卽公堂所見者也。瞽者卒然謂余曰。足下非費法士耶。其聲甚怪。余頗訝之。漫應曰。然。費法士卽賤名。君何知之。君呼我止此。必有所教。請明言之。瞽者曰。先生能爲我費君所寶貴之光陰。至一點鐘之久。以一聆我輩所言。則爲惠多多矣。我輩有一至重要之事。欲以相煩。其中情節甚奇。非君不能爲力。君盍允我所請。余問之曰。足下既有重要之事。求助於余。曷不早言之。我日出入公堂。遇君等非一次。何以至今日而始言乎。瞽者曰。是誠有故。蓋吾等雖已久耳。君名。然未嘗一覩君之行事。究爲何若。而吾等所求於君者。又爲極不易措手之案。故遲遲至今。今而後知先生果爲一極精敏有才之偵探。僕等之事。非君莫屬。故敢以之相託。幸先生允我所求焉。余曰。君言過獎。余何敢當。雖然。余未聞足下案情始末。未敢遽諾。君其爲我詳言之。俾有所定奪也。君等亦知鄙人之居址乎。瞽者曰。知之。先生能許我今晚走謁。陳述一切否。余曰。余數日來。因案件紛擾。未嘗有一夕之安寢。今夜不能如命。足下苟來。以明晨爲妙。然足下亦須知我之爲人。我

合者不寶尺玉而惜分陰。非奇難案件。不親爲之偵探也。瞽者曰。僕擊之事。大非尋常案件可比。余嘗謂案情之奇。靡有甚於此者。余意足下明日聞僕之言。亦當爲之咄咄稱怪矣。僕雖布衣瞽目。足下亦當審其非饕貧者流。事苟成。酬君之勞。當惟力是視。必能加人一等也。倫敦城中。行人如蟻。又此二人之狀貌之言語。益益可怪。一時旁觀之人。已聚觀如堵。余是時急欲歸寓。因謂瞽者曰。足下之言。深有意趣。吾明晨十句鐘。當在館中候汝。汝以不遲至爲佳。蓋吾諸事娟集。非此時必無閒晷見君。其謹誌之。瞽者曰。謹如教。吾等求見先生之心。摯切且誠。亦恐自失其機會。豈敢違命。言已。舉帽致敬而別。余察二人聞余允其明日來見之言。咸欣欣然有喜色。想其信余甚篤。以爲余必能助彼等也。翌日。余晨起。稍理俗務。方成數函。而十點之時。已至。鐘甫鳴。卽見余之少年書記入。以二刺授我。一名塞第沒司可德。一名卓而智啟化德。余一見卽知爲昨所遭遇之二人。余又速成一函。遂謂少年書記。可送客入。少年書記出召客。須臾。聞步履之聲。二客已排扉而入。瞽者衣履整潔。身長六尺以外。

既入室。僮僕益恭。少年客引瞽者坐。而自坐其側。余謂瞽者曰。足下此來。正當其時。請先爲足下賀。客唯唯稱謝。因謂余曰。我等奉煩之事。極爲重要。先生既肯俯聽我。等緬述案情。誠不敢失期以重罪戾。余乃啟書桌。出一日記小冊。語客曰。請君爲我言之。瞽者曰。費法士先生。僕將於未言以先。與先生約。請先生於僕之所言。勿疑其爲妄。蓋僕所言者。其奇異可疑。世罕其匹。今請爲先生述之。先生須知僕與此可憐之友。塞第沒司可德。皆新至倫敦者。僕等前客支那西南數省。傳布聖教。數年之中。頗有皈依之士。其後有一巨紳。來入我教。其人家財甚鉅。金珠寶物。殆如山積。其所藏之富。國人無有出其右者。然紳故無子。臨歿。盡以金寶贈之吾等。吾等得此寶物之後。富可埒國。意頗頗慰。數月後。忽來一英國人。行經其地。吾等因其爲同國之人。與之共處。款洽殊甚。而不知其非人類也。余聞其言。謂之曰。我知之矣。請述之以觀吾言之驗否。吾以爲是必足下既得重資。歸而藏之密室之中。他日往視。則已失去也。客曰。然。余等既失財寶。而主人之親友。本允以各得一小分。及是無以應命。當此

之時。中華人士深惡外人。外人亦無微權。故被其加以賺奪財物之罪。吾等欲得盜財而遁之英人。以自贖罪。而彼已越境以去。無從踪跡。百口莫辯。唯坐以待斃而已。警者言至此。坐而歎息。余問其後若何。警者曰。君想已知其結果矣。君不見鄙人之目之盲。與敵友之口不能言乎。此華人罰吾等之酷刑也。華人見所求不得。則抉我之目。而斷余友之舌。吾自茲以後。不復見上帝所造如茶如錦之地球。而吾友則終身不能以言語傳其心事於儕偶。吾二人雖生斯世。而實無異於行尸走肉也。余曰。此事固奇。然君等至我偵探處何爲者。余豈能使足下之日復明。而爲貴友續其已斷之舌耶。客曰。否否。非此之謂也。余等此來。蓋欲先生爲余等偵探盜此財寶之人耳。彼賊既盜我財寶。又使我儕受此奇辱。至終身爲廢人。我儕之銜彼爲何如。我儕誠不欲彼不義之賊。得安然享受此財。故欲得而甘心焉。今日之來。實欲請先生成全此區區之私願也。君必允之。誠能拘獲賊人。吾必極力報酬。不吝償也。余曰。此事茫無頭緒。令人何處着手。且烏知其今茲所在乎。以地球之廣闊。山海之幽深。彼身

擁重資。何往不利。吾又胡從爲力。豈足下已審其所在乎。客曰。不知。余等唯不知其
 竄跡何地。故請先生相助耳。自我等之至英倫。即聞大名。昨又親聆先生之奇謀異
 智。此案非先生莫能辦。先生其憐我二人之慘苦。慨然允之。則銘感肺腑。沒齒不忘
 大德。余曰。雖然。此事實不易着手。奈何。曰。無傷也。先生如彼其才。彼賊即蠶匿天之
 涯。地之角。行將偵而獲之。以彼賊盜我輩之物。復使我輩罹此非常之奇慘。實天理
 所不容。亦豈得消遙法外。無有成禽時乎。然余當時終以事出常理之外。無所爲計。
 仍漫謂瞽者曰。足下曾聞彼賊盜物後。逃向何方否。答曰。亦頗聞之。人言彼自支那
 雲南省。入緬甸。道經門得雷。達龍宮埠。乘直墨打輪船而抵倫敦。余曰。彼乘直墨打
 輪船至倫敦。當在何時。曰。五月念三。余聞言。喜出非望。詳記於日記簿之上。又謂瞽
 者曰。余尙有一言相詢。幸以語我。瞽者曰。惟君所問。余曰。彼賊所盜君等之財寶。當
 有若干。曰。實數吾亦未悉。吾誠不知幾何。然吾友可德知之。言畢。出一手授可德。可
 德接之。在其掌上以指扣擊數下。啟化德即謂余曰。敝友言大寶石共九十三枚。皆

蕭條無比。大約可售十七億以至二十五億鎊之譜。余聞此言。不勝驚怪。竊思此豈客故意張大其辭。欲使我知此案爲重要。而不再推諉乎。不然。何價值之高也。乃謂之曰。客幸恕我。貴友斯言。吾實未能遽信。曷請君實言之。客曰。望君勿疑。以吾估計。恐其值尙不止此。此猶少言之也。否則。吾輩皆饑人子。昨何敢遽許君以重厚之酬報。君試思之。當識鄙人之言之非謬也。今僕等遠此非常之奇慘。抱恨終身。先生苟終不爲之一援手。則吾等亦末如之何。祇有別就而已。言已悽然淚下。余見其情辭慘怛。目不忍睹。因謂之曰。此事僕能否相助。尙未之決。願熟思之。余言畢。隱几深思。嘿嘿不語。客忽問余先生決斷當在何時。余曰。此事情節離奇。而余之決斷。一時亦未能遽定。蓋此賊人則可在倫敦。可在美洲。或入深山窮谷。或入大洋海島。其踪跡固無一定者。而偵探其人。可以費五百鎊而已足。可以費至百萬鎊。而猶渺不知其所在。足下其亦以余言爲然否。客曰。誠然。今請先傾囊出五百鎊。爲君偵探之費。吾等卽欲得先生一言之允許。以安其心。彼賊盜此大宗之寶物。出其一二小者售之。

已可一世享用不盡。無論如何。彼所有必不能卽罄。吾等必欲獲之。非特復仇。亦欲取回已所應得之財耳。先生諒亦知之。余曰。此言誠然。然吾之意。則實不能爲君作此毫無根據之事。吾今當明以告子。凡子所言。吾亦有未能遽信者。客曰。君何見拒之甚耶。當吾等初入門時。已謂先生吾等所言。無不屬實。望先生必信之。且吾等昨在公堂。得聆先生言論。咸相謂曰。此真吾等所需之人矣。偵探黑勒者。舍此君其奚屬。互爲欣幸者久之。今先生如此推諉。不亦令吾等垂首喪氣。失望已甚耶。余曰。僕並未推諉。僕第言尙未定奪耳。請君等明午後四點半鐘。再一枉駕。余將有以相告也。客聞言大喜。笑語其友曰。明日或可得先生之允許也。遂起辭。臨行。余復問之曰。足下所欲得而甘心之人。亦知君等已至倫敦否。客曰。彼必不知。彼必料吾等已死異域。決無生還之理。余可斷言。言畢。遂別而去。余獨坐室中。燃雪茄一枝。且吸且思。念二客在遠東地方。爲人所竊。致重受酷刑而歸。乃命余爲之偵探。誠余業此以來。所未遇之奇事也。顧如此虛渺無定之案情。吾將從何處下手。以踪跡此賊人乎。我

思之。我重思之。此事誠非唾手可辦者也。余當時反覆自忖。時而定意欲辭之。又時而定意欲爲偵之。蓋思之竟日。終未敢卽爲決定云。

第七章

翌晨。余默坐室中。候紐約某偵探之來。某偵探者。余所延聘使探某案之人也。坐待既久。忽門者入白余門外有少女求見。情意懇切。並自言己之入見。止數分鐘時已足。可納之乎。余仰視壁間所懸之時鐘。爲時尙早。因語門者先出問其姓氏。及其來意。卽相告。門者去。須臾而反。告余曰。少女言姓啟化德。我更詢其何來。堅不肯言。謂俟與先生相見。當自知之。余自思啟化德者。卽昨來之瞽者姓也。然則此女當爲瞽者之家人。彼有何事而欲見我。卽謂門者曰。余所遲客樂孫氏之來。尙在十分鐘以後。汝姑迓此女。卽入。門者卽反身出。余自語曰。瞽者案件。余今茲益覺其可疑矣。此女子非瞽者之姊妹。卽其女耳。言未畢。門已半啟。一少年女子盈盈入。年約二十許。姿容絕代。望之若仙。余起立讓坐。謂之曰。密斯啟化德請坐。姑娘枉臨。實出意外。敢

問有何見教。女就坐。謂余曰。費法士先生。妾之來。非他。爲我叔父之事也。言至此。止而不言。若不勝其悽楚焉者。余因曰。昨至此之警紳。爲尊叔耶。女曰。然。彼實妾父之同胞弟也。妾前此時聞吾父稱道其爲人。然直至其盲目而歸。始識其面。先生亦以此可慘之事。爲世所罕有否。余曰。此事誠慘。昨日尊叔來此。已爲余略述其顛末。然尊叔此次之得生還。而能語其所歷之奇事。俾世人咸知之。亦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矣。女曰。君亦聞吾叔言其爲黑勒所劫事乎。余對曰。彼已爲余道之。彼昨日之來。非他。卽請余爲之偵察此賊耳。女急問曰。先生已允之否。余曰。現尙未定。余今茲正思度此事。蓋余昨日已語尊叔。言今日午後當以相告也。女曰。彼二人所受之毒楚。蓋直非言語所能形容。非身歷其境。或其親近之人。殆不能知。唯妾知之甚悉。意深憐之。妾思除先生而外。世殆無第二人能爲其一臂之助者。望先生卽允其所請也。妾今日之來。亦爲此耳。妾家雖不富。亦不甚貧。事成之日。妾必有以重報。先生其鑒諸。余對曰。異哉姑娘也。余閱人多矣。雖千萬人之中。殆無有一人如姑娘之仁慈者。

余本立意不爲之助。今見姑娘以一弱女子而義氣深重若此。我鬚眉男子見之。能勿汗下。此後某當竭智盡力。爲之謀畫。必期成功而後已。女喜曰。先生如能相助。事必可成。此妾所素信者也。妾於此事關念甚切。故昨聞吾叔歸述先生未定之言。卽時來此。敬求先生之允許。今先生已允妾矣。余曰。誠然誠然。此皆卿一人之力。鄙人苟能獲此罪人。交之尊叔。則尊叔等皆大受卿之德也。女赧然曰。嗟乎。先生胡爲作斯言也。彼乃吾之叔父。則吾之爲彼出力。固分所當然。豈望彼感德而然耶。望先生仍以助我叔爲出乎憐彼二人之無告。則先生之爲妾德。爲家叔等德。斯爲無量耳。言畢。辭謝而出。余目送其去。始返身掩扉坐。自思余今爲一弱女子所動。竟置身於渺茫難測之案件中。抑何可笑。轉念未已。偵探樂孫氏忽排扉入。與余握手。略道寒暄。卽將其所探得之事故。余言已自去。余更默坐籌思。至四點半鐘。忽聞有數人脚步聲。漸入房中。仰首視之。則可德引瞽叟啟化德入矣。二人向余爲禮。既坐。瞽叟便問先生現已決定否。且曰。吾意君必見允矣。余告之。彼聞言。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如

乍膺九錫者然。余因從容謂之曰。足下昨日許我先付五百鎊。爲我布設羅網之需。俟偵獲彼賊後。再與我以五百鎊之巨款。以爲酬金。斯言若何。瞽叟曰。謹如約。然布置時。需費或不止此。蓋彼賊狡譎甚。脫知我等設法探彼。彼必高飛遠舉。竄跡他方。一時誠不易蹤跡。或且徧搜全球。而猶未能一睹其面。未可知也。余曰。余數年來所探之案。及所遇此等之人。亦云衆矣。彼縱狡譎。我將出全力以與之角。諒彼必不能出我之掌握。我必生致其人。使受適當之刑罰焉。曰。君誠能如此。則固甚善。此吾儕所日夜盼望者也。請問先生將於何日爲我從事。余曰。此事愈速愈妙。蓋彼如在倫敦。必不久即他往。倘能乘彼未行。拘之較易。若再遲遲。甯非自誤。吾今欲問足下。其第一件事即黑勒之狀貌若何。曰。黑勒身長而瘦。髮微黃。髭短。而貌頗嚴肅。年約三十七八。余曰。君其有彼之肖像乎。曰。無之。余曰。足下昨言寶石九十三。共屬幾種。形狀若何。其憶之歟。答曰。紅玉計四十三枚。藍玉計四十五枚。尙有他種顏色者五枚。其重量自十至八十加竦。自十五至六十加竦。余問曰。黑勒知此物之真值否。對曰。

余等在東方久。鮮知此爲無價之寶者。唯彼一人能識之耳。余曰。然則足下意中。彼將攜往何地以售之歟。曰。想攜歸英倫耳。然吾等。在何頓園一帶調查。並無跡兆。殊不解其故。余曰。彼或售諸歐洲之國。然誠如足下言。則此希世之珍。無價之寶。一旦出諸世間。人誰不震而驚之者。似不難發見也。足下亦知其尙有親友乎。曰。余無所知。因出一手與可德曰。可德。君知之乎。可德執其手。略一扣擊。約數分鐘。瞽叟即謂余曰。敝友言黑勒有一姊。黑勒與之甚相得。居於邦浦通街。然當黑勒在博尼屋時。已物故矣。言已。又問可德曰。吾友。君所言如是否。可德點首。以示無誤。余曰。黑勒乘直墨打輪船以歸英國。用其真名歟。抑僞名也。君知之否。曰。彼未嘗用真名。其所用之名。曰查智白吞。余之識是。乃在龍宮時所訪得者。余至此。遂收日記簿於懷。而謂客曰。余所問已足。但足下寓居何所。亦望告我。以便通信也。對曰。僕現卜居於色電之必殺斯村。卽亡兄之舊第也。亡兄去世。遺有薄產。並一幼女。余久聞此村風景極佳。惜余之歸。雙目已盲。不能見之。敝友可德則雖有目可視。然無三寸之舌。不能

爲吾言之誠可痛也。言終。嘆息久之。忽又謂余曰。費法士先生。吾意此事將來必有成功之一日。今蒙君之允許。余深感謝。余問曰。令姪女今午來此。足下知之否。曰。未知。彼亦未嘗以是相告。惟吾觀其意。彼於吾等此事。亦極望其有成功。其誠心不亞。吾與敵友可德二人。先生亦既見之。當知余言之不謬。余唯唯。警者因又贊嘆其姪女者久之。曰。彼誠賢女子哉。言次。自胸袋中出一緘授余曰。此中有五百鎊之銀券在。謹奉先生。先生日後若再有所需。望卽函告。自當立時應命。余應諾。二人作別而去。余送之門外始歸。設當時余知此兇狡之賊。當余等出門時。彼方立余等之旁。隱相窺伺。則余豈不大省事耶。惜失之覲面。及事後方知之耳。翌日。余晨起。坐未久。忽予所遣往歐洲之偵探歸。謂余所欲得之人。已確知其芒其卡而自盡。案情已結。余乃復遣之往俄京聖彼得堡探察一人。因問汝知二年前計賺莫賴珠寶店之頗勒者否。其人答曰。識之。此人非美髭髯右眉中有一白痕者乎。余曰。是矣。余今遣汝至聖彼得堡。正欲探此人月內之行爲。汝其勉之。汝之薪水。館中照付不誤。汝可卽

趁某火車前往。其人敬諾而去。方出門。忽余之書記又入。授余一刺。視之。愛華德其名。而卑雷其姓。左角有小字兩行。曰阿針太華掃得省。生大克利開礦公司總辦。余命書記導之入。移時。客昂然進室。就椅坐。置帽於旁。與余道相慕之忱。曰。費法士先生。賤刺已投足下矣。足下讀賤刺後。苟平素樂道礦務者。當不吝賜教焉。余曰。余素不喜談礦務。且夙興夜寐。以從事余之所業者。猶懼不遑。遑他求乎。足下移玉至此。礦務而外。更有何事。客曰。費法士先生。僕有一極重要之案。將求助於先生。請爲先生陳之。但此事必須祕密。今我等聚談室中。得毋有他人竊聽否。余曰。無妨。余之書室。乃英倫中至祕密之地。他人未得我之允許。不能擅入。汝但言之。決無從旁屬耳者。客曰。甚善。請問先生亦知我開礦公司之富足乎。我公司中資本之厚。人所共知。倘能得忠厚誠信之人。爲之經理。則礦業之興。可計日而待。而環球之礦利。恐將悉入我公司之手。而莫與比隆。故鄙人於此事頗爲注意。然而開辦迄今。終無成效。余用是深以爲憾。思有以痛改之。蓋我等之辦事人某者。數年以前。卽在紐約與某流

民相結朋比爲奸。以侵蝕公司之利益。致公司日見其衰。而彼家則日見其富。然我等再三訪察。終不能得其確據。近聞其在美國廣置田產。富埒王侯。居然一巨商矣。余曰。然則足下來此。殆欲命余偵探其惡跡。以收沒其產業乎。客對曰。然。先生若能許我。吾已與公司股東言明。必以重金相酬報。但先生須知此事宜急辦。蓋事既至此。苟少延緩。恐有更變。即不然。而爲日愈久。則公司中所喪亦必愈多也。吾今敢問先生。先生誠能見允。當以何時爲吾一行。余曰。敢告不敏。僕誠不能允君辦此事也。客問曰。何故不能。先生何自謙之甚耶。且此事卽甚難查。然吾等定當重報。決不負先生盛意也。余曰。否。否。非此之謂。余之不能聽命者非他。以無閒晷故耳。余昨日方許人承辦一案。所費時日。或至數月之久。尙未可定。客曰。足下何時許彼。余曰。昨下午四句鐘。客歎息曰。惜哉。僕本欲於昨晨相訪。旋以爲他事所阻。遲至今日。致爲捷足者所先。殊可恨也。雖然。彼案如有萬分之一。可以畧緩。望先爲我一行何如。余對曰。否。是不能。余昨已允其卽日從事矣。雖然。君苟欲之。我將使吾徒爲君一行。或亦

有濟。客曰。脫先生能親爲我行。當以二萬磅爲壽。所費至久不過三月耳。言時。情殷摯。余因謂之曰。余頗爲足下之言所動。貴公司誠大度。不吝重賞。爲他人所莫及。第余已許彼卽爲之查辦。倘食其言。如信用何。無已。則僕旣結彼案。再爲君勦力可耳。客曰。此實未便。先生試再思之。明且示我未遲也。余曰。無庸。余之所言。決不可改。再思與否。皆所如是。足下須知我今日不將已諾之事。置之一隅。而爲足下所用。則他日設爲足下效力。而更有誘余如足下者。亦不能置足下之事。而復爲他人所用。余苟出此。則余之品行。尙可問耶。先生休矣。請勿復言。言之余亦弗聽也。客見余決意拒絕。終無允意。取帽欲行。然余察其意。知其尙不願卽去。似更欲有言。因趣之行。客不得已。始悵悵出門去。余乘間答友人數札。召書記入。囑付數言。卽往輪船公司查問。則直墨打船實非載客旅之船。塗間停泊修理者數次。故查智白吞不知從何處登陸。余問公司中直墨打船今何在。則曰。此船今正駛行於新加坡及香港之間。然余雖訪問無着。余亦不以爲懼。蓋余從來所辦之案。皆先難而後易。未有纔一下

手。而卽有所得者。於是至何頓園哲柯巴及白倫黑二人所開之大寶石店探訪。余曾有德於彼二人。故每值余有所詢。無不誠心相告。而樂爲我用。旣入門。二人逐余甚恭。余坐次。卽告以有要事求助。彼等言先生所欲。某等必盡力爲之。豈又出寶石盜劫案乎。余曰。然。余恐賊人將寶石售與君等店中。故欲一查。藉探賊人之蹤跡也。近來貴店曾購入未琢磨之寶石否。答曰。店中所購此物頗多。足下所言。不知是何形狀。余告之。對曰。此事殊有味。前月十六之晨。一紳士來我店中。言其近自遠東發見一寶石穴。攬得如千數而歸。遂出十石示余等。五紅而五藍。每枚重五十五至六十加竦。眞希世之珍也。余急問曰。君等已購之否。對曰。余等出重資盡購之。彼亦熟知此物之眞值者。吾等雖購其物。亦未能多沾其利也。先生得勿欲觀之乎。余曰。諾。於是哲等出鑰啟鎖。取寶石示余。謂余曰。先生苟識是物。當知此十枚者。胥堪飾我英皇之皇冠也。此物苟能善其彫刻。則皆成無價之寶。誠非過譽。余問曰。足下知此客於倫敦共售出若干數否。哲柯巴將寶石收入祕匣之中。謂余曰。客售十枚較小。

者與亨得生行。又售三枚其大小與此等者於思士特登之某會館。其他則非余等之所知矣。余將此數記於日記冊上。已乃謂哲等曰。若賊人售出止有此數。則彼之所藏猶多。余聞之。彼賊攜來共九十三枚。今所售計共二十三枚耳。尙未去其三分之一。哲柯巴等聞言。不勝驚訝。曰。九十三枚乎。彼誠天下之巨富矣。余又問客之狀。貌若何。答曰。身長而瘦。膚作黑色。殆在東方爲日光所灼。以至於此。又其鼻尖削而未曲。目與髮殊黑。異乎常人。余曰。客有鬚乎。曰。略有短鬚。但無髭。余又問客何名。答曰。不知。余等問之數回。客終不言。問其故。則曰。余苟爲人言之。則他人將設法探得我所發見之寶穴。而余莫由專其利矣。余曰。君等前此絕不疑其爲盜來之物。何耶。答曰。余等所以不疑者。其故有三。寶石皆未琢磨。確似自寶穴帶歸者。此其一。余等未聞日內之有寶物被盜事。此其二。歐洲之大商家。雖間有此種寶物。然扃鎖之嚴。收藏之固。決非盜賊所能竊取。此其三。有此三端。故不疑及。豈彼之物爲盜得者歟。余見其面容甚似驚惶。因謂之曰。君等勿畏。客之此物。實盜之自其同伴者。今其同

伴二人。已返英倫。求我爲之偵探。必欲捕獲賊人。以收回其所應得之分而後已。曰。吾等今而後知其來歷矣。先生誠能獲此賊人。則固甚善。敢問吾等猶有可以相助之處否。余曰。別無他事。余所欲求於君等者。止此已足。言已。遂別而出。途次。自思頃哲等所述之人。與余所探訪者。頗有相似。然亦有不盡相似者。未知是一是二。躊躇不決。蓋瞽者曾謂黑勒有髭。而鬚則甚短。此則謂黑勒有鬚無髭。又瞽者謂黑勒髮黃。此則謂其髮黑。其爲僞飾歟。抑哲柯巴等之誤記歟。未可知也。

第八章

費法士曰。異哉。天理之不可泯滅也。古來凶暴之徒。往往殘虐孤弱。睚眦殺人。然亦具有不忍人之心。而天良或有時而發見。如余今所捕之犯之黑勒。罪大惡極。令人髮指。乃其天良亦有未盡泯滅者。良知之於人。有時而不可廢。不誠奇歟。余今探捕黑勒者也。夫黑勒如啟化德等所言。則遠在異國。盜其同國人之物。敵其同國之人。備受異族之酷刑。生死之間。不能容髮。可謂全無人心者。顧其所行之事。亦頗有足

多者焉。今此小冊。余與黑勒鬪智之歷史也。記載之初。請略言其梗概。余自哲柯巴舊倫黑店中歸來之翌日。約午後二三時之間。卽詣邦浦頓。考察其間之墳墓。以探訪黑勒之妹之家。四周搜索。奔波良苦。逾時。方得之於一邱之上。視之。鮮花繞墓。香氣襲人。墓前有石歸然。文曰。女士黑勒之墓。余察閱良久。知其花木碑石。皆新建樹者。遂至守墓者之家。以此墓之情形問之。守墓者曰。石碑才立數日耳。余詢以樹碑者何人。答言乃一仁慈之富紳。富紳於前一星期。又付與彼修繕掃治此墓之金錢。可供數年之用。余因謂守墓者曰。以是觀之。此富紳殆亡者之近戚耶。守墓者曰。然。聞其爲亡者之兄。余觀其人。藹然可親。似極慈愛其亡妹者。彼自言從異國新返。特欲一謁其亡妹之墓。行將復往他國。而中心戀戀。不忍離去者。此墓也。余問守墓者知其居里否。答曰。不知。余遂告別而歸。始知七日以內。黑勒固猶在英倫也。以彼凶人。乃慈惠其亡妹若此。天理之不盡亡於人心。不誠可異乎。余於是思黑勒果在英倫。則其竄匿之地。必不甚遠。探之較易。而捕之亦不甚難。然而事之易於其始者。必

難於其終。往往而然。不可不知也。余既至館中。卽作書與啟化德。告以此事。然後歸寓休息。既入門。日已云暮。余所居之寓。在斯春得街。余前此返自異國。卽僦居於此。故凡識余者。靡不之知。然余喜其地清靜。絕無塵囂之可厭。且逆旅主人待余之禮貌極隆。余甚樂之。故雖爲人人所知。余亦不願他徙。余在客寓中。起居飲食。咸有一定時晷。不少更改。惟遲歸或有極要事故。始稍有變易耳。又余每日晚膳以後。必吸雪茄一枝。並出外稍稍散步。至九時半或十時方返。苟無大要事。則十一時必就寢矣。是夕。晚餐以後。天氣絕佳。余拽杖而出。抵大街時。報時鐘正鳴八下。余自式八克門街。過亞卑。隨灣轉折而去。至維多利亞街。由格老司溫那地。至派克角。行經愛浦斯雷宅。余卽止而後顧。蓋余出客寓抵河岸時。已知有人尾余而行。迨及議院門外。其來愈近。余過維令脫公之宅第。始明見尾余之二人。自路之他端而馳。余雖不知其將何作。然余確知其爲尾余無疑。至是。余遂放步疾行。折入白克雷街。約走十餘碼之遠。見一小里。余遂隱身扉後。以胥二人之過。少選。二人自轉角處來。盍息以奔。

不知余之匿身其旁也。直前馳去。余俟其去已遠。自扉後出。仍循舊路。附一馬車以歸。余此時惟承辦啟化德及可德一案。實不知爲誰何人所恨。而欲死我也。翌日。仍至何頓園一帶偵探。凡和蘭商人之業珠寶者。察訪殆徧。得知黑勒於二十四小時以前。猶在倫敦。有二商人因購石之故。與之在雷甘街夜飲。旋入戲園觀劇。然其居址所在。諸商人亦不得而知。予以爲彼而苟以其二友爲己亡。何自秘若此。且其返英以後。亦必擇繁盛之地。築華屋。置田產。聲色貨利。悉備於室。以誇榮於故鄉。而彼殊不然。晝伏夜出。其行如鼠。是何以故。誠不可解。余是夕仍出散步。知昨尾予之二人。亦必相伺於道。以求遂其所謀。乃攜維樂孫同行。使陰爲護。維樂孫者。吾徒也。以勇力稱。余命其八點鐘。先於某處相候。俟余既過。則遙隨之而行。余乃先由司處倫至出雷化加街。又由科斯迫。取道利甘街。至海市。旋至龍恆宮。行於惡斯佛歐斯頓路之間。此處街道四通五達。如蛛網然。余且行且留意身後。知已有人尾余而行。且察知吾敵今日之策。較昨尤工。苟余稍不留意。則彼雖至吾後。猶不之知。於是步步

戒備。不敢少疎。自念凡人以偵探爲業。仇敵必多。況余數年以來。破案不可勝計。凡此奸宄之徒。孰不欲得予而甘心。然則余之生涯。固甚險也。余既至此。急趨入一小街。是夕月色闇澹。薄雲蔽天。數尺外卽無所覩。故敵已近身。方知其至。維樂孫見事且急。疾行出余之前。以爲余援。余叱來者曰。咄。狂妄賊。欲何爲者。而輩敢近我耶。我前後皆有防衛。敢再前者。立禽汝。因回顧曰。維樂孫。速禽此二賊。勿令一人得脫。但聞一人言曰。唉。速前。其一曰。汝言是。我等速結果此僞。言畢遽前。余急出手槍指其額。疾喝曰。賊奴見否。吾亦知在倫敦城中。藏此凶器爲犯法。願以之待若儕。則亦不妨一用。若儕其束手受縛。否者。槍機一落。立洞汝腦矣。二人見余擬之以槍。不敢動。亦不敢前。癡立如木鷄。余因語年稍長者曰。觀汝形狀。似爲此事之指揮人。吾有言。勸汝。汝留此。可卽令汝友去。又願謂年輕者曰。若行矣。不然。吾且縛汝。汝欲死我。妄想耳。余今恕若。若速去。余亦不望汝之謝也。年輕者聞言。飛步而去。余遂謂年長者曰。請若從余一行。余至館。當有以相告。彼不肯。余再三開導。始行。余與維樂孫偕之。

歸入門。謂之曰。汝識我乎。對曰。先生之名。余實未知。余昨晚始識先生耳。余曰。汝不識我。我亦不汝怪。因出一紙片。示之曰。汝試讀之。可以知余爲誰何人矣。彼接紙片一覽。卽愕然變色曰。嗟乎。此費法士偵探也。余曰。然。余卽大偵探費法士。汝乃欲有所事於我身。豈可得耶。抑汝亦知汝方思謀我。未及我身。而我已早知之。且轉以汝所欲加諸我者。還以加諸汝耶。汝何憤憤乃爾。然今且弗必論此。惟余觀汝所行。似必有主使之者。汝特利其資耳。是爲何人。汝告我。我卽釋汝。後亦不願再究。不然。誠恐汝此後不復有安甯之一日也。其人沉思半晌。始謂余曰。使余者之名。余亦不能舉。蓋余與彼相識。亦僅自昨宵始。請爲先生略述之。余昨偕友人散步。至日昃儀之下。適與彼遇。彼卽授我以金錢。言先生每晚八句鐘後必至街中眺矚。彼將在立克化客店左近相候。苟先生來。則鑽火吸菸以爲號。吾等卽隨先生而行。至僻靜之處。立擊殺之。彼則於十二時後。在馬丁教堂前相見。事苟成。則有重賞。余曰。余固知之。昨余特使汝無下手處。則汝今晚必來。然後設法禽之耳。曰。我等實未嘗識先生。故

有斯舉。非然者。雖重賞亦弗敢應也。今已自悔。惟先生宥之。余曰。汝誠太孟浪。汝行事之始。亦應察之。胡不思之甚。今汝且告我。此時彼仍在馬丁教堂前胥汝否。曰。渠言仍來相候。余曰。善。我當卽往彼地。與之一會。蓋汝今旣不能去。渠一人深夜立街衢中。候汝而汝不至。未免寂寞。我當往與作伴耳。汝行矣。汝去。卽與汝友歸。以作汝本分事。今晚勿復往馬丁教堂之前。不爾。事覺不汝貸也。言畢。按鈴召維樂孫入。引之去。余自思。今與余結深仇者。余所知止兩人。一名格老背勒。一名植沒斯特。然格現留柏林。不敢復至。英謀我。若植則亦無歸國之理。今夕之事。必非此二人所爲。可斷言也。然則今日之謀我者。果誰何耶。輾轉推測。莫得其故。出時計視之。已十一時三十分。余見爲時已近。卽召維樂孫入。謂之曰。余將有事他出。今夜已深。子可先返家休息也。維唯唯。余卽易服出。時夜色沉沉。微雨忽作。街中行人絕少。余初出門時。頗思僱一馬車。旣念不若徒步而往之爲便。因促步前行。頃刻里許。一路絕無所遇。惟經華脫時。見一中年紳士。方與巡捕爭論不決。巡捕言如紳士不卽歸去。當繫送

捕房紳士尙嘖嘖不已。旋即與余同塗行。蓋紳士是時已酩酊大醉也。余止於聖井街。潛察馬丁教堂外。闕其無人。仍伏而伺之。未幾。聞大白鳴鐘鏗然鳴十二下。餘音未已。忽見一華車飛馳而至。停禮拜堂門外。一人自車中躍下。車即自去。其人蹀躞街中。漸行漸近。見其衣黑色衣。冠獵鹿之冠。唯夜色迷離間。殊不辨其面目。然余審察其狀。則確知其爲吾所欲偵之人。彼徘徊既久。頗有不耐之意。又久之。漸近余所匿之處。忽見其出煙盒。噙煙於口。余知其將擊火取吸。大喜。目注不移。火光一燃。其面忽現。噫。繫何人。繫何人。蓋即前日造余之阿針太華掃得省生大克利開礦公司總辦。愛華德而卑雷也。余審視不誤。則大驚詫。益益令余弗能解。

第九章

余自馬丁教堂返。自念愛華德昨晨且求余助。出重金以餌我。乃至暮即買二兇徒至此。將致我於死。其故何耶。反覆思索。不得其解。翌晨。決意造生大克利開礦公司。以覘其異。既至。時已十句鐘。一少年迓余入。坐華屋下。余請見其總辦。少年曰。渠方

有事。先生請少待。余諾之。諦視廳事中。懸阿針太共和國地圖無數。仰首默讀。亦殊有味。忽一偉丈夫岸然入。狀如軍人。蓋公司之書記員也。問余曰。敝公司總辦此時少暇。僕將以足下之來入白。但不識足下姓氏。請見告。余出一刺授之。且謂之曰。我爲費法士。請足下告之貴總辦。貴總辦當自識我也。書記唯唯而去。須臾返。卽導余以入。余恐墮其奸計中。行次。步步戒備。如臨大敵。書記引余入一廣廈。宏麗無匹。一人西向坐。旁列椅可十餘。余旣入。其人起身與余爲禮。已而促坐。意甚殷懇。復問余足下枉臨。有何見示。余曰。書記誤矣。余所欲謁者。貴總辦愛華德而卑雷先生也。其人聞言大笑。曰。某卽是也。豈更有愛華德第二耶。余驚訝曰。二日前愛華德而卑雷先生曾至敝處。余親見之。安得有誤。答曰。豈敝公司曾有人延聘足下乎。予曰。然。其人自稱愛華德而卑雷。年約三十七八至四十之間。身修偉。面目頗不惡。曰。敝公司並無是人。殆匪徒之戲侮先生耳。抑彼求先生爲何事。先生盍試述之。余曰。彼至我處。言貴公司有辦事人某者。與紐約一巨奸連結。侵蝕公司中財產。爲數至巨。顧公

司中雖知其事。而無一確實之證據。以控其罪。故求余將其歷年惡迹。一一探出。以與之涉訟。彼言時殊懇切。余未允。彼又再三相求。必欲余允許。而後已。顧余前一日已許爲他人偵一案。非數月不能竣事。蓋余實已受有五百磅之重金也。曰。奇矣。彼之所言。直全無影響者。敝公司既無是人。並無是事。以僕觀之。此必匪徒自恃其才智。以欺先生耳。余曰。若然。余必設法以偵其人。曰。善。君苟能值得其人所在。以懲治之。非特先生一人之幸。亦敝公司之幸也。此後僕倘有所聞。亦必相告。余曰。此中必有他故。足下誠能相助。爲惠多矣。僕必盡力偵察之。言已。握手而別。既至館。卽取僞愛華德之名刺。命僕送至公司中。天向晚。余方就餐。忽一僕入白。謂愛華德而卑雷求見。余竊念愛君此來。必有所告。彼或已探得冒名賊所在矣。少須。愛華德入。曰。足下晚來安乎。僕來此欲有所詢。且欲以所知奉告。今晨足下雖略述大概。而未詳言彼人之狀貌。今能爲僕一言否。余曰。彼狀貌無甚特別之處。惟左頰有一小痣。隱約肉中。近視之可辨。愛曰。如君所言。是確爲余所私疑之人也。此事誠奇。今晨足下歸

後。書記卽以此人告我。我猶未信。不意今已水落石出矣。惟彼作此之由。則我猶未能審耳。余急問此爲誰何。先生何吝而不卽以告。愛曰。容余述之。距今約八九年前。敝公司華掃得省一辦事人。年少有才。頗能盡職。久之。漸不如前。且染惡習。敝公司察知之。立與開除。而停其職務。余尙憶此人頰上有一小痣。今日之事。其必爲此人所爲無疑。余曰。是恐未必。或者其狀貌偶同耳。曰否。此事我敢決言之。特先生未知其故耳。蓋余之書記員。數日前曾邂逅此人於途。歸而告我。謂彼今日狀貌雖形蒼老。然車馬服飾。華麗非常。較之往昔。殆有天淵之別。余當時聞書記言。頗爲彼幸。謂彼今已置身青雲之上。富而歸里。初未嘗疑其有他也。余曰。如先生言。亦無足異。彼卽富而歸里。與吾何涉。奚必與我爲難耶。愛曰。此亦易知。殆先生之居倫敦。將不利於彼。故欲賺君行耳。余曰。彼賺余他往。於彼何利。余今茲所辦案件。與彼固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愛曰。不然。先生特未之知耳。此人詭譎異常。瞬息千變。吾甚疑之。彼名旣登黑勒。其爲人……言未畢。余不覺一躍起。急問曰。彼耶。足下適間所言者。卽

既登黑勒耶。愛曰。然。此卽該惡少之名也。先生聞之。胡驚駭。乃爾。余曰。設其人果爲黑勒者。則此事我已了然於胸中矣。天乎。天乎。此卽爲黑勒乎。是誠非余夢想所能及者。愛曰。吾觀先生。殆猶未深知此人之往事。余曰。余頗有所知。請爲君告。彼昔日曾居支那。盡劫其同伴之人之財物。竄歸英倫。致使其同伴受酷楚之刑。一失其目。一失其舌。余今者所探之案。非他。卽爲此二人緝彼耳。余言畢。怒氣勃勃。復詈黑勒曰。咄咄此獠。汝一不義賊。其能安享此富厚耶。汝卽狡譎。豈能長存。汝且自窘之。不暇。奚暇窘我。老偵探耶。愛曰。費法士先生。異哉。此事。吾初來此之時。烏知是中秘密。有如是者。僕今晨曾謂。或有所助於先生。今果然矣。雖然。余不敢自伐其功。足下亦不須以爲德。蓋彼賊今日之歸。亦將有不利我者在。足下能早獲之。致諸獄中。則亦余之大幸也。言畢。起辭而去。余自思。余所偵而欲得之人。乃敢親至館中。從容坐語。而余竟茫然弗之覺。其失敗爲何如。而彼人冒險之膽量。亦誠非細。然亦狡譎矣哉。既思彼既兩次使人謀我。不得。則必遁而之他。彼而不出倫敦。則余尙可蹤跡之否。

則更不易着手矣。而况潛逃匿跡。萬千其法。以彼狡黠之尤。必無疎忽。倘非天假之緣。則余亦烏得而阻其勿出英倫哉。翌日。啟化德可德二人復至。詢我消息。曰。我等終日望此事之早底於成。甚於望歲。昨讀大札。知彼賊之尙在倫敦。先生所偵若何。能以好消息告我否。余曰。君等勿怪。我當爲君等言之。蓋君等仇人。三日前曾至余館。坐此椅中。半時許也。啟化德聞言。愕然變色。良久。忽大聲曰。賊人三日以前。入君室而坐君之旁。則君必知其藏匿所矣。請卽導我往見之也。余曰。否。是不能。彼前日與余坐談後。從容而去。余實未之阻也。啟化德至是。怒不可遏。不待余言之畢。遽叱曰。咄。我知之矣。汝今者必與彼賊相聯結。將反以圖我。汝賣我等。我等豈能汝恕。噫。費法士乎。汝今尙欲何言乎。余聞此言。憤然起。立啓箱出其所與之五百磅券金。擲還之。曰。君等勿怒。券金固猶在耳。僕豈爲賣友者。君等何不察之甚。而粗暴若此。君等既不能見信。則此係昨所受諸君等者。請君等仍納之。言未畢。可德急至。啟化德前。執其左手。若有所告。卽見啟化德色少霽。頃之。已無復怒容矣。可德乃至。余書案

之旁。執筆大書曰。余友啟化德。今已悔悟。但羞愧不能言。余敢斷言。望先生憐而宥之。敵友氣素不良。又受黑勒之慘毒。故聞言之下。不復自禁。遂至於此。余見其書。頗爲所感。因謂啟化德曰。啟化德君。汝其少安母躁。吾將爲汝述之。以釋汝懷。君以爲僕。今與黑勒連結。以謀足下。誠大誤矣。彼賊自逞其智。竟敢至此欺余。余一時未察。竟爲所欺。使彼得售其術以去。余甚恨焉。因將前事緬述一遍。二人皆靜坐而聽。言終。啟化德向余謝鹵莽之罪。且曰。彼賊前者涉重洋以避我等。今日既知先生之爲我等助。安保彼不復出故智。涉重洋以避先生哉。余前此已爲先生言。彼於此地球之上。游歷殆遍。幾於無處不稔。彼胸中了然於此地球。亦猶先生之於倫敦城中也。矧彼今擁此巨財。何求不得。脫彼一出倫敦。誠恐無復相見之期矣。予曲意慰之曰。僕必極力圖之。務使就獲。足下其勿憂焉。矧彼欲設謀殺我。則其爲我之仇者。夫豈遜於二君之仇哉。吾蓋亦深恨斯人。而惟願早繫其頸耳。啟化德曰。君能如此。我甚感激。今日非星期五乎。星期之晨。當與先生相見。先生其或有好消息告我乎。余曰。

如天之福。使僕而再得其蹤跡。自當報命。啟化德曰。若然。望先生移玉荒居。寒舍雖臨郊外。然頗尙不俗。偷蒙足下允許。其當洗盞以待。謹候先生之臨也。余聞其言。喜出非望。急應諾。蓋余雖非好色者流。然自得見啟化德姑娘以後。此心頗不自持。恆念念不置。惟恨未有機緣。不復得一望顏色。今日之約。誠天假其便。胡可自失。故急許之。啟化德見余允所請。亦復狂喜。遂別而去。是日晚膳畢。余自送托納往沙令克斯車站。托納將赴俄京聖彼得堡。有所勾當。是夕受命於余而行。余立沙令克斯車站露臺之上。倚欄眺望。便語托納抵聖彼得堡後若何籌畫。若何布置。言次。授以菸而謂之曰。見彼人後。當卽發密函告我。語未畢。忽見十碼以外。多數旅客中。有一人手提黃色革囊。向後狂奔而去。視之。則仇人黑勒也。蓋彼瞥見余在此。故返身而遁。余見之。不及與托納敘別。急尾之以行。予方出自衆中。遙見前面一車。飛馳而去。余知黑勒必坐其中。時街旁適有一空車在。余急躍入。呼御者速前追之。御者謂余曰。先生勿憂。我馬大而力足。必可追及。遂驅車而前。余所坐之車。雖馳行極速。然終不

能追及。過斯春街。轉入索遜頓。久之。已至雷氏客店之後。而前車猶疾馳不止。距余所乘之車。終有數十碼之遙。又馳過數街。至克爾肯宅旁。前車驟停。余大喜。急往偵之。則車中似無人在。御者至是訝曰。異哉。先生今日乃命余追此空車也。是何爲者。余亦大愕。急前審視。則車中客果已失。

第十章

追踪至此。仇人忽失。斯時駭愕之餘。惟自恨余計之疎。致失之覲面。悵悵然木立街中者久之。余之御者亦甚驚訝。與余相對而視。不能作一語。而余敵之御者。觀余等此狀。從旁笑曰。不惡不惡。今日運氣殊佳。余甚望此後日日而有此也。余問曰。汝作何語。對曰。頃有一客躍上我車。疾語曰。若今盡力以馳。無使逐者得及。俟我呼若止。若立止。不誤我事。我必重賞若。我今欲至索遜頓街。汝擇僻靜之區以行。汝誠能脫我於厄者。卽以此五鎊爲謝。余心頗動。利其金。遂爲効犬馬勞焉。客行次。又謂余曰。汝勿懼。但疾驅。可無事。及抵某街。客稍起立。呼余曰。速向此灣。達彼街。余自躍下。若

仍向前而馳。勿後顧。踰刻乃止。言畢。以鈔授余。余卽驅車自轉角達橫街。行略緩。客已一躍下。自橫街去。余如命馳抵此。乃止。一剎那頃。而得此多金之酬報。謂非余運之佳乎。余答曰。若運果佳。余敢爲若賀。余且問若。若今尙欲有所得乎。苟欲之。請爲我執鞭。我亦能重酬若也。今我所欲者非他。請汝載余至客所下車之處。指示其去路而已。御者弗應。余復語之曰。今汝須知余所欲捕彼之故。彼乃盜人之財。有背我國法律者。汝苟能助我拘獲之。則汝之所爲。非特爲惠於我。抑亦有功於法律也。御者曰。先生言甚善。但吾不能應命。曰。何故。曰。彼客待我厚。吾卽忍而爲此。彼必我恨。吾雖以國法爲重。然吾後此將遭其毒手。奈何。余曰。否否。余非欲汝偕余往捕。但請示我以彼下車處耳。彼烏從知之。御者聞言。似有所動。謂余曰。先生。吾願爲之。雖然。先生須知吾之爲此。非利汝金錢。乃聞先生言此事將有功於法律。余苟不從。則余無以對國家。且余已爲惡人効力。爲罪滋多。姑以此爲贖罪計耳。遂載余而去。逾刻。車忽止。御者呼曰。至矣。此卽彼下車處也。先生所許我之資。望卽見賜。余旣下車。卽

付以資。而自黑勒所往之路而去。行數百步。見前面一大宅。火光熒熒然外射街中。有無賴數輩。環聚其下。余前進。致恭而言曰。諸君來此者。約幾何時矣。中一人以雙手插衣袋中。囁嚅而對曰。約一小時。遂問余先生深夜至此。其亦有以爲吾儕利乎。余曰。汝輩有能利我者。我亦有以利之。約半時前。汝輩曾見一紳士過此否。言未已。一人問余曰。非手執一氈一袋者乎。余曰。然。此卽吾所欲訪之人。汝輩見其何往。又一人曰。余知之。彼乘政布特之馬車以去。此車實沙特恩君代彼僱來者。以此微勞。得受重賞。吾不知沙特恩君何幸而得此。余聞言。甚喜。急問沙特恩君爲誰。答云。酒徒也。余立出銀元一枚。曰。汝四人中有能引我見沙特恩君者。得此。言未畢。一人疾奔而去。俄頃。偕沙特恩來。余問其代僱車之客安往。沙不能答。俯思移時。始告余曰。憶之矣。彼謂余將至滑特六地方之旅館也。余曰。逆旅何名。汝試憶之。吾意客或曾告汝者。沙特恩又思移時。答曰。余彷彿憶之。客曾言往滑特六花士維客寓者。余聽至此。不待其言之畢。卽擲以金。反身而去。抵路口。賃輿往追。既至。入其問事室。則一

女子在焉。余詢問半時以前。有一客手執氈袋來此投宿。有諸。女曰。有之。此客於半時前入館。今尙坐咖啡室中。余謂之曰。余與客爲擊交。欲俟天明後來訪。然汝切勿以吾之來此告之。女曰。諾。先生之言。妾弗敢洩。惟先生明日必早來。遲則不及。蓋客已言渠於明晨十點鐘將他往也。余唯唯。遂歸館就寢。翌晨再往。昨夜之女子見余至。謂余曰。先生且待數分鐘。客卽下樓早餐。先生姑俟於膳堂可也。余聞言。心大慰。自念黑勒今日已入我掌握之中。無可逃遁。吾觀彼尙有何術以脫身否。於是步入膳堂。呼僕夫取咖啡雞蛋至。倫敦雞蛋。雖素爲余所不喜。然余欲久留膳堂之中。以俟吾仇。此時雖食至十餘枚之多。以待其至。亦所甚願也。余坐待至半點鐘之久。猶不見黑勒至。心大疑。因復入問事室。詢少婦。吾友胡久不來。少婦答曰。先生誤矣。妾明明見貴友步入膳堂。先生猶未之見耶。遂招余曰。先生請偕妾往。妾將指其人示先生耳。相將入。女遙指堂隅一客。謂余曰。貴友非此客乎。余諦視之。此人身修長。約七尺許。黑鬚披頰。面目雄偉。然實非余所欲探之黑勒。余至此。心大恨。忿然謂之曰。

此客亦昨晚方來耶。其行李亦氈袋二物耶。汝知我爲何許人。而乃欺我若是。女曰。先生勿怒。此客實昨晚始攜氈袋至此者。苟此客非先生所訪之友。則亦不能爲妾罪。蓋妾所言固未妄也。時適有一僕夫在側。聞予二人語。若有所思。忽與女子言曰。昨晚所來之客。更有一人。亦與此客相若。因彼客之行李一氈一袋。皆余親爲之。送至四十九號室也。女急謂之曰。汝勿多言。不然者。汝將不免於難矣。曰。何哉。吾僑居於自由國之中。安所往而不得其自由。何畏彼爲。若何懼彼之深也。女不待其言畢。遽逃去。余遂語僕夫曰。汝既知此。甚善。盍卽告我。我不吝厚酬也。曰。余亦不能深憶。唯客身高而衣長。所載之帽。其形似碗。則余敢斷言之。余問曰。客有髭乎。曰。多髭。渠今晨七句鐘起。七句半鐘卽早餐。咖啡雞子等物。皆命將至臥室。後乘車至索遜頓。其行李亦余爲攜至車中。故余猶能憶之也。當余送之登車時。曾謂之曰。君長靴在此。請勿忘。彼唯唯。余因問以將往何處。彼亦不我告。余所知盡於此矣。余至是。始知又爲黑勒所欺。疾出一金賂此僕。返身奔出。余以爲彼今往索遜登。不過爲逃遁計。

彼必不久滯英國。蓋欲自彼處乘汽輪而行耳。苟余不急往。數小時後。彼且出吾英管轄之中矣。余於是急赴火車站。欲坐第二次火車。而是時距第二次開行之時間。尚有一句半鐘之久。幸余已先派人在索遜登。因電告之。而姑返余之辦事室。至則桌上已有數函。余呼書記員入。發而讀之。至第五函。書記頗有驚訝之色。余問其故。書記急以箋授予。展而視之。則爲一堅厚之白紙。其上書云。余密斯忒黑勒。敬謝吾子問候之懇勸矣。費法士先生乎。敢告先生。不佞已於今晨去英。往阿支進發矣。余讀竟。怒曰。旣登黑勒。若誤矣。若遺我斯箋。豈能止我以不汝捕耶。汝今卽至天涯海角。吾亦將從汝以行。吾不汝禽。吾事終未已也。言已。立遣威廉至索遜登。羅伯至維多利亞。第肯至聖保樂。囑三人苟得消息。立卽電告。而余亦自出偵探。於是憩息片時。遂賃車而出。抵滑特六。附火車至索遜登。以胥佳音。余旣至。則余所委之偵探。已先在車站相候。余旣登黑勒坐第一次火車至此。思欲他適。必乘汽船。因至開行歐洲各輪船公司。一一訪察。又至開往非洲美洲各船詢問。均無蹤跡。而所遣往探

各客棧之特別偵探。亦無效果。心甚怪之。然余卽此一日之中。所費已不貲矣。余偵察既無所得。則至余之收信處。觀來信若何。忽得一電。爲第肯所發者。其上云。左頰有三角痕。背黃袋而執遠行氈者。十一句四分鐘時。自赫烏乘火車。過特弗斯以往巴里。余尾追而去。如先生命。余見之。嘆曰。黑勒真狡黠之尤哉。彼實自滑特六過運河而往倫敦橋。余又爲彼所愚矣。然余終立意禽之。決不中止。且觀後日之勝負若何耳。余今既知彼在巴里。亦卽返寓。蓋余明日須至別殺士。赴啟化德可德之約。俟禮拜一再至巴里耳。是晚八點四十分鐘。余方抵倫敦。而不知斯時黑勒方縱飲於某酒館。吃吃然笑我老偵探之爲其所愚。而墮彼彀中云。

第十一章

翌日。余往別殺士。抵村外。遙見此地風景清明。一新耳目。喟然曰。此誠吾英之仙境也。燕居於此。將永不爲世事所擾矣。既入市。則屋宇櫛比。行人往來。亦頗繁盛。惟街市略小耳。再前有一禮拜堂。堂之四周。植榆樹數十株。綠蔭徧地。怪石縱橫。儼若人

之偃臥其間者。左旁更有一澗。綠水橫流。其清可鑑。余睹此風景。不覺大快。信步而前。徘徊禮拜堂外。聞頌聖之歌。和以雅樂。方至末節。其齊一之聲。妙無倫比。已而復徐步他去。往觀諸墳。得愛拉沒士格甯之墓焉。愛拉沒士格甯氏。生於一千八百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沒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二十有七載之學校老教師也。余游其墓。彷彿想見其爲人。悲感不能去者久之。再前數武。則啟化德姑娘父母之墓在焉。余方注視碑文。忽聞背後有聲甚厲。回首諦視。則來者非他。卽啟化德姑娘也。蓋彼是日從禮拜堂歸來。道經於此。因與余握手而言曰。承先生不棄。惠然肯來。我等被難之人。不勝欣幸。言時。聲極誠懇。余甚感之。女忽又問先生得有好消息相告否。余對曰。不惡不惡。余已略識彼賊之所在矣。女聞言。喜形於色。卽請余在旁少待。而掃除其父母墓上之殘花落葉。余當時見其風姿絕俗。和藹近人。而其孝敬亡親。不失事死如生之道。尤爲世俗所難能。竊嘆如女者。誠英倫中第一流人物哉。思念間。女之掃除事已畢。於是導余而歸。行次。余問曰。尊叔未來禮拜耶。對曰。然。

吾叔瞽目。不良於行。故未來此。彼終日杜門不出。抑鬱寡歡。惟蹠躩往來於一室中。藉遣悶懷耳。余曰。可德日來何作。曰。此人淫於典籍。終日披閱古物學之書。息心而研究之。未嘗少懈。亦未嘗以爲倦也。余竊謂此兩人者。幸而得返故里。俾妾得有以保護之。不然。其不以飢寒而死。不可得耳。言次。已過石橋。約又行半里許。見有二層樓之華屋。構造頗精。古籐緣壁。其左爲一園。園中花樹整潔。知必爲女手所修治。遙見中有一人。或行或止。女謂予曰。此吾叔也。吾叔每至此散步。其行已熟。不藉他人爲之引導。故彼常常來此。嗟夫。費法士先生。吾叔何辜而罹此慘。其一生不良苦耶。余亦悽然曰。瞽者誠天下最可哀之事。又曰。雖然。尊叔得此。其必有故。彼前日所語我者。我竊有所疑而未敢深信耳。女聞言。意殊驚怪。但亦未形諸辭色。余自思。彼豈亦未悉其原因耶。余爲是言。實欲藉探其底蘊。乃審察女神色間。則彼意似全無所知者。蓋當啟化德以此事告余時。其言語中。頗有一二處間隙。令人生怪。意其與旣登黑勒之歷史。必不盡如所言。其最謬妄不可信之處。則中國官場。豈有皈依我宗

教之人。藉曰有之。亦豈有若是之富。卽甚富矣。而其國俗之間。甚重子姓。其產何以不遺諸子孫。卽無子孫。亦必嗣族中之子。抑抱異姓之兒。以爲己嗣。豈有擁如許鉅大之家財。不遺諸同國之人。而反盡遺外人之理。此必不可信者也。然則此希世之寶。無價之珍。彼果何自而來乎。如謂此本旣登黑勒之物。而啟化德等二人欲却之耶。則彼二人何恨旣登黑勒之深。而旣登黑勒何畏彼二人之甚。此又必無之理也。其中情事。殆非意想所能推測。余當時與女偕行。與啟化德漸近。遙見其聳耳而聽。良久。忽睜其瞽目以向余。呼曰。子費法士先生耶。先生今果惠臨耶。鄙人聞先生步履聲。而遂識爲先生之至也。我聞之。人之盲於目者。必不盲於耳。且較衆爲聰焉。今日先生之至。我固已耳而辨之。先生今與吾姪女同來。非遇諸塗乎。余應曰。然。余於禮拜堂側之墳場上遇之。曰。善哉。是地也。僕每自外歸。輒遇我姪女於此。余亦不知其何故。此甯非可異之事耶。以吾觀之。此殆亡兄夫婦之靈。或有以使之耳。今先生不以荒居僻陋。惠然下臨。吾儕幸甚。遂邀余入室。旣坐。卽問所探之事若何。余具告

之。啟化德聞言。謂余曰。然則彼已出英境矣。奈何。余答曰。彼能出英境。而不能出吾掌握之中。勿憂也。余已遣人尾之。彼將焉遁。曰。然則彼今日究在何地。吾以爲先生既知其所往。曷不親追之。而乃委之他人。得無誤乎。言次。聲色俱厲。大有怨望之意。余慰之曰。密斯忒啟化德。請母慮。余所遣之人。極機警而有才。決無他虞。余亦將於明日赴巴里。速結斯事。啟化德曰。望先生原諒鄙人之心也。鄙人自事出以來。終日恆悒悒不樂。若有所失。非黑勒已拘至余前。俾余得所甘心焉。則終無釋憂解慮之一日。余之向先生爲是言者。余蓋亦迫於不自主耳。余見啟化德向余刺刺不休。心甚厭之。女見此。因言酒殺已備。請先生略憩片刻。當卽進膳。遂命僕導至一室。請余盥洗。其中陳設精潔。花香襲人。窗明几淨。虫蟻不擾。縱目外眺。則遠近綠樹蔽天。上下一碧。其風景之佳。殆難言喻。以較倫敦之塵俗喧囂。誠有天淵之判矣。余賞玩良久。徘徊而出。徐步入旁首一室。室中寂無一人。惟見琴書紙筆。羅列滿架。尤極精雅可愛。余一見而審其爲女子之室。門以外。四周多植花木。疎密相間。身入其中。不覺

神怡而心曠。幾疑人世間無此佳境。而一切禍福是非之念。亦皆消滅而無存。方嘆賞間。忽聞有人自室中呼余。猛然回視。則啟化德姑娘也。笑語予曰。鄙哉君也。此室有何足觀。而先生乃嘆賞若是。其不畏人之相譏笑乎。余聞言。汗流浹背。蓋實十數年來所未受之辱也。余乃緩步入室。強應曰。某日居城市之中。不識鄉間。乃有此樂土。頓爲之心目一清耳。女曰。先生旣愛此花木。何不效吾法爲之。此亦何難立致乎。余曰。某終日營營。略無閒晷。烏能爲此。曰。此亦不難。顧尊夫人安往。是區區小事者。獨不能爲先生謀之乎。余對曰。嗟夫。世固無費法士夫人其人也。僕自幼立意弗娶。故迄今中饋猶虛。女曰。妾誠未知。顧似聞吾叔言。謂先生已有室者。余曰。否。此尊叔所聞之誤也。鄙人實未嘗娶。不然者。余安得在外作數日或數月游。流連不反。而毫無所累乎。女曰。妾今聞先生斯言。更知先生之爲奇人也。妾向者讀雜誌日報。每見先生偵探之記錄。其神鬼不測之手段。實爲吾儕齊民所不能窺其萬一者。先生之名譽聲價。隆重若此。良有以也。余曰。嗟夫。余誠天下之至愚也。夫吾輩生於斯世。以

能藏其智慧。弗使人知爲貴。而吾今乃如市中之驢。已無所能。而欲盡力顯其能於人。人苟不知。則尙戚戚焉不樂。由今思之。方自悔之不及。尙何足稱。雖然。亦有可以自恕者。則余奇案之刊登雜誌。佔一席於新聞。乃我友不知我心之過耳。蓋我友每來余室。輒詢余所破之案。余偶一緬述。彼則歸而筆之於書。刊登報牘。以示大衆。誠非吾所自爲。亦非吾命彼爲之也。余今亦自悔其愚而深悲之矣。女曰。先生太自謙抑。雖然。妾今有一言相勸。先生以偵探爲業。專事反對惡人。則惡人之反對先生。當更有甚焉者。其道蓋亦危矣。來日方長。惟請自愛。先生倘不以妾言爲謬。則請結此一案以後。速改其業。亦所以保全先生之仁心。而勿使失墜。余曰。姑娘烏知余之有仁心乎。曰。此無他。由先生肯力爲吾叔偵探其仇。是故知之。今吾叔性躁而易怒。動輒開罪於先生。而先生終不之怒。且反恕之。以此知先生之有仁心也。余曰。雖然。姑娘止知其一。未知其二。偵探之業。雖所以生人。亦卽所以殺人。是固不得謂之仁心也。言至此。僕人入白午餐已具。女遂偕余入膳堂。食畢。女又偕余至園中。閒步眺矚。

移時。復導余入室。盡出其所有貴重飾品示余。已而啟化德自往園中散步。可德亦返書室。誦其所喜之古物學書。啟化德姑娘見無人在。即謂余曰。妾欲與君暢談一日。何如。余曰。敬諾。姑娘苟有驅使。某必惟力是視。姑娘第言之。女曰。吾叔啟化德及其友可德。今遭此慘毒而歸。至終身爲廢人。不能有所建樹於世。妾甚憐之。顧其事則離奇變幻。吾叔言之。而妾亦未能遽信。先生能爲妾一釋此疑否。余對曰。此事殊未敢決。余日前始得遇彼。彼又未肯以實言相告。余雖有所推測。然略無佐證。未足憑信。顧予今有二言。姑娘其允我相問否。女問何言。余曰。尊父在日。姑娘曾聞其言尊叔向在支那。傳播宗教乎。對曰。未也。請聞其次。若何。余曰。余第二問題。與前一問題。殊不相類。今試問姑娘心中。其果欲速得黑勒乎。抑否也。姑娘亦慮及得之之後。或將有意外之事否。曰。然。吾叔性極粗暴。苟一旦與仇人相見。恐有非常激烈之事。誠不知其若何結局。此誠妾所夙夜憂懼。而坐臥不甯者。妾今已答先生二問。尙有何言。幸亦見告。余曰。吾今言之。望姑娘勿怪。前日尊叔所告我者。我誠不以爲信。渠

等曾墮支那人之手。受其屠毒與否。固不敢必。而其非支那傳教之人。則余敢斷言之。意者彼等之或盲其目。或斷其舌。縱皆既登黑勒有以致之。然其中情節。必不若彼二人所語我者。吾意或彼三人同爲一事。既得多金。本應均分爲三。而忽爲黑勒一人所攘取。今者黑勒爲天下第一等之大富人。而彼二人者。乃終窶且貧。至無立錫之地。一旦相遇。則其怨毒之深。恐不免有鬪殺之禍。兩敗俱傷。各無所利。其結果誠有不忍言者。將來事變如斯。鄙人實敢預決。雖然。憤怒之際。往往不顧利害。惟所欲爲。此亦人之恆情。非真具大智慧者。不能免此。甚可嘆也。余今預告姑娘。屆時必勸尊叔靜以待之。無暴動之爲。則其應得之財。或不難致。此數言者。卽爲捕獲黑勒後之結果矣。若其不然。余才智弗足。不能捕黑勒而取回其應得之財。則尊叔既成殘疾之人。不能自食其力。此惟望姑娘之時加憐憫。而有以資助之。俾得終其天年耳。女曰。此極易事。妾安有不能者。彼乃吾之叔父。彼既殘疾。妾自當憐憫之。此乃妾應盡之義務。必不使爲飢寒所迫也。余曰。雖然。鄙人更有一言。望勿以爲唐突。今姑

娘青春已非少矣。婚娶以時。姑娘豈有不適人之理。苟姑娘之良人。而不以姑娘此心爲心。則又將奈何。女聞言。紅暈於頰。俯首而答曰。惡。是何言歟。妾即守身不嫁。亦無不可。苟欲嫁者。亦誓不適與我性情不同之鄙男子也。先生休矣。勿復以此言爲戲。今妾有一言相問。脫先生明日巴里之行。而能遂意。先生將何以處此賊人乎。余漫應之曰。如天之福。彼賊得以成禽。吾將向索尊叔及可德二人所應得之財。果能如願。則吾卽時縱釋之耳。女曰。倘不如願。則奈何。余曰。此亦不難處置。容鄙人三思而行。以求其當。雖然。鄙人敢語姑娘。此事能如願者十之九。不如願者十之一耳。女曰。以先生之才。此事當能如願。果爾。則妾所荷之重任。亦得卸肩。妾近數月來。以此事之故。寢饋俱忘。恆鬱鬱不自樂。昨吾叔告妾。先生今日將下臨。妾甚欣喜。卽定意以所疑相問。且得與先生一商榷耳。言已。授余以手。余一握而釋之。女復偕余散步園中。忽見前面茅舍一楹。則可德之書齋也。入其中。見可德方倚案而讀。見余至。殷勤讓坐。情意甚渥。盤桓未久。回視夕陽在山。時已薄暮。余因起而告別。女曰。妾有事

將赴禮拜堂。可便道送君一程。因入室更衣。余坐待之。忽見啟化德歛然入。至余座側。謂余曰。費法士先生。君明日至巴里。鄙人願附驥尾以行。先生其肯與余偕往否。余曰。此必不可。啟化德問何故不可。余曰。偕君去。吾事敗矣。啟化德聞言。喟然嘆息。不發一語。已而大呼曰。盲盲。終與爾有遇合之期。至期……余不待其言之畢。急慰之曰。足下第靜待。毋太自苦。余終必爲足下捕獲彼賊。而取回所應得之財。以償足下之願可耳。啟化德漫應曰。然。誠如是。吾願亦足矣。余今且遵先生之命。坐黑暗地獄中。以待先生之好音。言至此。女已更衣出。余遂起辭啟化德。並告以余至巴里後。苟有所得。卽當電告。啟化德無語。時可德在旁。不能作語。惟頻頻點頭示意而已。余與女旣出。行及石橋之側。行將相別。乃語女曰。僕有一言。姑娘肯答我否。女曰。先生何言。請道之。余曰。試問姑娘。僕今者允辦斯案。果爲誰何人者。女愕然問曰。先生此言。妾誠不解。余曰。僕之所言。豈有深奧而難明者。蓋問姑娘知僕今日承辦斯案之意。乃爲尊叔乎。抑爲姑娘乎。曰。是固當謂爲家叔者。雖然。以妾所見。則先生承辦斯

案亦實鋤強扶弱之義之所當爲耳。故卽謂爲家叔者。猶且弗當。則更何有於妾乎。余曰。智哉斯言。雖然。實告卿。鄙人之毅然不避艱險。以承辦此重大之案者。蓋爲卿耳。否則僕必不允。僕之屢爲仇家所襲。姑娘想亦知之。女曰。然則妾今更以此重託矣。言次。急亂以他語。又謂余曰。費法士先生。日云暮矣。先生速由此以赴車站。尙可趁末次之火車。遲恐不及往矣。明日之行。先生勉之。又重謝余曰。先生今日惠臨。余等甚爲感激。余因曰。今日之敘甚樂。俟遊法京巴里歸。余將再造府也。女稱善。遂相與握手別。旣行。余猶時時回顧女。至其入禮拜堂而後已。余且行且思曰。噫。費法士乎。爾乃略入雌羣。便顛倒乃爾耶。不覺啞然自笑。

第十二章

法京巴里。乃余習游之所。一年之中。恆數數至其地。此間有名偵探。與余交遊者尤多。余此次至法國。卽造謁老偵探來高氏。遂與彼相將入巴里城。爲時已下午六句鐘矣。余約此老偵探。八句鐘至某飯館晚餐。彼諾而別。方余初抵巴里時。在車站迎

余者。卽有余派跡黑勒之第肯。蓋余起行以前。卽電囑彼在車站相候。以便稟余一切也。旣晤面。余卽詢以所探之事。第肯曰。黑勒所居之處。及其近日所爲。余皆已探悉。彼今與一蕩婦名包馬利者。往來甚密。今日將偕往使臣咖啡館噉茗。又彼二人。日內時往來於白樂斯路之珠寶店。卽今日之所費。聞已不貲。余問二人將於何時往咖啡館。答曰。此則未知。但今日必至彼處晚餐。我已探之甚確。余曰。汝以何法探得此種種事。曰。余與包馬利之女婢善。此皆女婢所語我者。余曰。敗矣敗矣。此婢亦會知汝爲偵探否。汝恃智而終以智敗。吾甚恨之。第肯曰。噫。先生母乃太躁耶。余之行事。自謂秘密之甚。彼烏從而知之。且吾與彼極力周旋。情款甚洽。吾自稱俄羅斯國人。彼亦似深信者。余聞言曰。若此。則更危矣。吾知此事必敗汝一人手中也。汝豈能操俄國語乎。第肯曰。吾俄語頗純熟。誠與俄人無異。此必無慮。余遂謂第肯曰。余今晚將往咖啡館一覘此賊。然後再告汝以所當爲之事耳。第肯曰。敬諾。又曰。吾意先生或逕入館中一探。若何。余曰。待我思之。於是余卽往余在巴里所常居之店。

卸裝憩息。此客店與予最熟。其地幽僻。且爲人所罕知。寓居其中。必無意外可虞之事。而且出入自由。飲食之時。亦可隨意。卽夜半求之。亦無不可。其便利如此。寓主爲一老嫗。先時已接余來電。卽掃除余所常居之室以待。少頃。余更衣出。賃車往某飯館。以候余友。此飯館自他人視之。不爲華麗。而自余視之。則其膳堂乃巴里之最優美者。旣入門。則余友已先在。余友於偵探之術。蓋曾三折肱者。彼嘗著一書。記其偵探察案之理想。又著一書。專論凡人之性情。皆老成精密之言。又極善於幻形法。卽余與彼爲擊交。然猶時爲所弄。且非但其形可立變。而其言語舉止。亦可立變。故頃刻之間。如出兩人。此尤余所崇拜者也。飲酒間。余謂之曰。巴里有一少婦。名包馬利者。足下識之乎。答曰。識之。其面容之娟麗。爲巴里所不可多得者。美哉其貌。誠天人也。言已。高舉其杯。一吸而盡。謂予曰。余飲此以致敬於此婦也。余敢爲之飲。此尊敬之酒。雖然。余固悅之。然余不因此而傷我之金錢。彼蓋爲巴里一極大之銷金窟。嗟夫。包馬利者。固一天下之美人。亦卽一天下之險人也。金錢近彼。猶水之就篩。瞬息

卽不可復睹。余聞之。馬結司克化勒及阿米愛輩。皆以悅彼婦故。喪其家產。吸其精髓焉。雖然。此特予所聞見者耳。其餘余所未聞未見者。更不知數十百輩。且來日方長。吾烏知其毒之伊於胡底。此豈不大可畏哉。吾近聞有一貴國之人。又與之相暱。今彼二人方昏昏醉夢。自謂居極樂世界中。而不知先生之已躡其後矣。此英人擁。有巨資。任情揮霍。曾不少吝。是不待余之贅言。想先生早識之。余曰。余此行誠爲彼故。顧足下何由知之。對曰。非我妄測。實先生所告耳。余猛省曰。是矣。是矣。足下得勿以余有包馬利蕩婦之問。而因以測知之耶。答曰。然。人之以彼蕩婦問我者。已非一次。而問我之人。則十之七八。欲拘捕戀彼之男子者。故今日先生言甫出口。而我已知先生意指之所在。我不但知先生之欲捕彼。我并知彼何以見捕於先生之故。蓋吾自彼用度之奢華。無節觀之。而知其必爲寶石之案件也。然乎否耶。余聞言。且驚且喜。深服其料事之神。而彼覩余顏色。卽又啞然笑曰。僕之所測。殆成鐵案。雖然。先生勿以爲怪也。蓋吾輩旣操此偵探業。固當視天下事如戲劇。無論其爲鬼爲蜮。舉

無足以亂其心者。然後可謂之良偵探。先生其勿以此區區細事。遽爲之驚奇動容。而爲人所易測焉。吾請將吾所以知其爲寶石案之故。爲先生述之。前者此間一貴家婦。偶失其藏寶石之篋。而盜此篋者。絕未留有可疑之迹。無從逮捕。遂託余爲之偵探。余既大索巴里不得。則往思木欽頓。路經英倫。余英倫有一友。亦以寶石爲業。名曰立溫斯登。足下知之否。余點首曰。知之。曰。余因思往一訪。甫造其門。適見此貴國人自內出。余因知其在我友處。實爲售寶石之故。其形跡殊可異。故我至今憶之。余曰。彼現所售之石。蓋非彼一人之私物。彼欺其同伴。攘竊以逃。輾轉以至於此。余友聞言。急謂曰。然則宜逮捕之。否則彼今與包馬利遊。一切財物。彈指將盡矣。余曰。然。余必早爲之。蓋彼所挾之資。雖甚富。一時未必卽罄。然余之追蹤而至。彼固知之。恐其未必久留於此。且其人非常狡譎。不可以意計測。彼流連至今而不去者。亦云幸矣。吾誠恐得而復失耳。余友曰。此殆波自信其才。以爲迴出足下上。故坦然留此。而不去耳。天下事誠有出恆理之外。而實在常情之中者。此種異聞。僕數日前已曾

親遇之。君願聞之否。余曰。願聞。余友不卽答。倚椅而坐。然一雪茄吸之。始徐言曰。此事殊奇特。余且弗以其當局之人名相告。然先生智人。當可測度得之。巴里有某者。娶於某氏。旣又悅某女之色。欲娶之爲婦。歸而謀斃其妻。事後藏尸而逃。旣抵外國。而人尙未有知其所往者。余爲偵探是案。曠日持久。絕無所得。後細考其宗譜。知其母出於貴國之愛爾蘭。遂踪跡而往。彼逃赴愛爾蘭時。自恃其狡譎之才。略無顧忌。舟中與諸客旅一一周旋。縱談甚劇。旣而偶論及寶石。其旁有一貴女。出一極巨之寶石。以炫其富。時某藏有一戒指。卽以寶石而論。已值巨萬。乃前皇拿破崙所賜者。某見貴婦之自誇於衆。遂爲諸客旅道己所藏。聞者莫不大驚。咸欲一睹異物。以擴眼界。而時已夜深。乃約以明日。比曉。則舟過索遜登。全船擾亂異常。多紛紛登陸者。衆人亦已忘之矣。乃抵蒲里沒時。有某女客堅求其如約。某亦自驕。慨然許之。及啟篋。則戒指無在。蓋不知何時已失去矣。某旣失其無價寶。則大戚。竟登陸赴愬於警察署。求爲之查察。全舟搜索殆遍。竟無所得。而諸客旅以是之故。皆大加白眼。然彼

亦不之顧也。俟舟抵貝法斯特。始登陸自去。不知其以是之故。卒不能逃乎法網。蓋某之初心。本欲至此暫避。俟事稍平靜。然後再赴美洲。娶其情人爲婦。而余之終能獲彼者。蓋由彼自恃其才。漫不經意。不知彼逃逸以後。未數日而其照片已飛傳英德全境。彼在塗中。尙不深藏其迹。故其照片至蒲里沒時。警察卽識爲前愬失戒指之人。立迹至貝法斯特。拘而送之巴里。遂伏其法。倘彼在塗誠能自秘。則吾安能卽得之。由是以觀。天下事不誠無奇不有耶。余聞其言。點首稱是。語畢。遂與之商咖啡館探黑勒之策。余友曰。黑勒夜宴畢。必至戲園觀劇。足下苟欲探之。當遲之於戲園門外爲便。蓋彼處人多。不至爲所覺也。余曰。甚善。余友又曰。足下苟有用鄙人之處。願爲効一臂之助。余稱謝。遂與之出酒館。僱一馬車。馳至河岸之旁。見有高樓矗峙者。此卽余友之所居也。旣登樓。自窗下視。則巴里全城。歷歷在目。余極口稱賞其所居之佳。樓上有一老僕。性甚機警。其才不亞於余友。蓋事余友已四十餘年。故所事無不熟悉。余等甫入室。僕卽以茶進。似知其主之將歸而預備者。余頗奇之。旣坐。余

友謂余曰。足下在此。少坐片刻。余卽遣一人往偵彼男女之動靜也。言畢。取箋作一短札。按電鈴召僕入。以札授之。曰。持此付李思。命之卽去。僕應而出。余友與余坐談數分鐘之久。忽謂余曰。時至矣。足下其爲工人乎。貧賤乎。抑鄉間之縉紳乎。惟君所欲。我能悉爲君備之。余曰。先生悉備此衣履乎。吾欲爲一貴紳以遊巴里。遂從之。至更衣室。旣入。周視室中。觸目皆甚可怪。蓋余前曾數數來此。然每來則室中布置。皆必變動。又見旁設一大衣架。架上自官紳以至乞丐之服飾。罔不全備。蓋法蘭西之偵探家。每出必易其衣。變其形。非如我英之以存其本來面目爲貴也。少須。改裝而出。步至化雷戲園。入於游人中以待之。時演戲將畢。客紛紛皆散。隨後果見黑勒偕一風姿絕艷。衣服麗都之少婦出。攜手並肩。共乘一華美之車以去。余指謂余友曰。余所欲得者。卽此人耳。余明日將再會之。君言甚確。彼與此妖冶之少婦。想已大耗其資矣。余友遂與余偕歸。卸裝而別。余至客店。卽作一書與啟化德姑娘。告以至此情形。隨卽就寢。翌日。午後。余更衣畢。方欲出外探察黑勒。忽僕夫入白有客來訪。

言未已。來客已岸然入。余舉目一視。不覺大駭。蓋來者非他。卽余所欲探之逃犯黑勒也。

第十三章

讀者諸君。試思黑勒在英倫時。極力竄逃。惟恐其行之不速。或爲我所及者。輾轉以遁於此。今顧束身而至。輒自投我偵探之手。天下事有若是之可怪者乎。然彼竟從容而入。略無懼色。旣見余。致恭而言曰。費法士先生。鄙人清晨進謁。煩擾先生。尙幸見恕。余於一點鐘以前。方稔先生來此。故亟亟造見。惟恐遲或不遇耳。余對曰。吾子於前一星期以內。似頗欲有所爲者。乃今忽自出此。敢問何謂。答曰。僕之來此。其原因不一。顧僕念及前此之事。籌慮再三。今頗自悔。願與君即時了結之。余曰。吾子能念及此。殊可喜也。吾本爲啟化德可德二君迹汝。汝旣願自了之。則非特汝從此可以自由。卽予亦省却若許事也。請問足下緣何自悔。對曰。先生之爲彼二人偵我者。非一日矣。然彼二人與我所以相仇之故。其中隱情。恐先生猶未之悉也。我今將略

述其概。先生亦願聞之否。余本未知彼三人究因何事。而相仇若此。頗欲一探其情。聞黑勒言。心殊喜。急問之曰。然則彼二君在支那傳教時。想足下已與之同游矣。黑勒聞言。愕然曰。異哉。先生所言。余則未之前聞也。啟化德可德二人。豈傳教之神甫耶。先生誤矣。彼二人而果爲傳教之神甫者。則其人非感化信教之人之道德。而感化信教之人之金錢。以使之入於己橐耳。先生信之。毋乃太愚。言已大笑。聲喋喋然如梟鳥。半晌。復語余曰。費法士先生。余今日之所言者。想先生聞之。必以爲可怪。但僕將詳以告君。君能假我以數分鐘之久。以爲談論。則先生將盡悉其故。而以爲毫無足怪焉。先生亦嘗聞啟化德等所言寶石之事乎。余曰。余固聞之。啟化德謂汝盜其珍寶以逃也。黑勒聞之。急言曰。余豈盜人者哉。先生誠未審此寶石之所自來耳。雖然。是固不得令先生知之。設先生而知此。亦將往其地以求之矣。實告先生。吾等之寶石。乃得之於某地者。彼二人使僕懷寶石以歸。將發。余以寶石纏腰際。瞥爲支那人所見。吾等三人皆爲所俘。先將我等所攜之二蒼頭殺死。遂剪可德之舌。而刺

啟化德之目。余以徼天之幸。得斷其束縛。而逃入深林之中。伏匿經旬。備嘗險阻。始免於難。余獲脫身野蠻之域。而生還祖國。得復睹其聲明文物。呼吸此自由之空氣者。蓋亦幸耳。黑勒言至此。止而不言。余畧視其面。則見其目動而身顫。若猶有驚恐之色者。少頃。乃續曰。後余自林中出。即奔南返。南返者。緬甸邊鄙之區。我英國人之商埠也。其地之英國官宰見余至。頗憐之。其德余甚至。余在此養息數日。身乃健復。始往龍宮埠。而乘某公司輪舟以返故國。余曰。汝在舟中。不嘗改名查智白吞乎。汝勿畏。請以實言告我。答曰。然。余之易以斯名。其故亦非一端。先生不能以是見責也。蓋余新擁厚資歸國。欲將從前面目。煥然一新。而此後遂成一富家翁耳。余問曰。吾子至倫敦後。曾售去寶石若干。又曾在某處售去若干。而皆未嘗以己之名。告彼商賈。此何故耶。曰。余苟告以姓名。必難免新聞紙之不登諸報牘。此余所甚不樂者。且余斯時於啟化德與可德二君之生死。尙未敢決。使彼等幸而不死。得脫於兇人之手。則彼等之仇余既深。必欲得而甘心焉。此先生今茲所親曉者。吾之自隱其名。以

此兩端而已。余曰。然則足下居心之惡。於此可見。汝欲欺彼二人之耳目。而獨享此數百十萬厚奉。不太過歟。曰。此則鄙人之過也。雖然。余殫心竭力。百計營謀。始得是寶物。逃出仇人之手。又忍凍餓。涉險阻。始返故國。而易此巨萬之資。余之心焉得而不爲所動哉。予欲私爲己有。亦常事耳。夫利令智昏。人之恆情。余之出此下策。誠可恕也。余聞之。頗許其言之辯。顧余不使彼知之。復問曰。足下何時始知啟化德可德返倫敦。黑勒曰。彼等初到英國之日。吾卽知之。蓋余享此厚資。身安而心不能自安。惴惴焉恐彼二人之未死。凡自龍宮埠抵此之船。皆加意訪問。以是知之。余曰。汝見彼等一寒至此。至以丐歸國而無以自存。何竟無一毫憐憫之心耶。對曰。余未嘗不憐念之。第余旣欲自隱。故無從資助之耳。余曰。汝何以知啟化德等之延我值汝。黑勒曰。余固親見彼等之入先生家也。余立街之彼端。以俟二人之出。及其去旣遠。余始行。余至是始悟其事。不覺大笑。謂之曰。汝當日當不料余之肯爲彼二人助也。曰。然。然余知君才識之高。苟助之。將不利於我。故極力欲敗先生事。余曰。余知之。當

日來我館中。自稱愛華德而卑雷者。非汝也耶。曰。僕不識君。固信義之士。故有斯舉。雖然。余不應賂二惡人。伏塗中以劫汝。嗟夫。余今日回思曩昔之所爲。事事皆非。悔之何及。故有今日之來。噫。僕前以貪得多金之故。致不能安享人生之幸福。逃竄經年。晝伏夜出。生趣亦云少矣。雖然。余卽不爲此不義之舉。而余分所應得者。不下二十五萬鎊之譜。余一生已享用不盡。然則余何必更貪得此多金。欲死後與之同藏地下耶。嗟夫。費法士先生。此余今日所以自悔之故也。余曰。雖然。君亦妄人而已矣。君雖擁二十五萬鎊之巨資。然日與此蕩婦遊。而不知自返。行見君之財。且消歸烏有耳。曰。否。先生不知耳。諺有之。曰。狗雖劣。終不食狗之肉。彼婦縱極淫蕩。然何至向我索多金哉。遂詢余曰。敢問先生。敗化德及可德之意。今欲得金若干。余曰。此則未知。且問子今已耗去若干。黑勒檢視其日記簿。謂余曰。計共璞玉九十有三。余售去其小者六十。所餘者蓋三十有三耳。吾今以五十萬鎊。贈彼二人。其能如願否耶。余對曰。吾子固忠厚者。然吾聞之。此種寶石。計值二百萬鎊。而僅以此區區者分給之。

抑何少也。君豈欲獨私百五十萬鎊耶。黑勒曰。余以此數與之。想二君心願已足。且此物之來。其名未順。彼等不能上控諸法庭也。余問其故。曰。是甚易解。蓋此事彼既無見證人。則彼卽控之法庭。法庭將不之直。費法士先生乎。余今每人與以二十五萬鎊。以爲吾施與金。卽欲多半便士而不可得。余亦不欲見其面。卽託先生代致之。先生以爲若何。余曰。今姑爲足下電告之。然余早料此說之不行矣。曰。先生倘善勸之。諒無不可。幸爲我一盡力焉。余曰。足下徒知責人。而不知自責。毋乃太過。黑勒曰。此事成敗。誠在先生。諺曰。鳥至手。不之取。略一延。機已失。吾人辦事。烏可待耶。且余之爲此。不過施與之仁。余固非能久忍者。先生其知之。余對曰。余實告君。余安知此非君之詭計。又安知此數分鐘以後。君不卽離此都會而他去耶。君休矣。余決不能爲汝信也。黑勒曰。否否。余卽他竄。先生亦可值得之。況彼婦之婢子。已與先生所役之偵探善耶。余今亦實告君。君休矣。請勿復爲斯言。余聞言。大異之。急問曰。汝何由知余所役之偵探。與彼婢子善乎。黑勒曰。此種下策。烏能久欺人之耳目。先生苟一

讀索士比亞之故事。當可洞悉其故。無待不佞之詞費也。先生如恐余他遁。則請仍使彼偵探尾余以行。何如。又曰。先生想已識我住址。今晚擬請君移玉一談。僕當煮茗以待。並請偕君友同來赴宴。君勿懼。吾非雪斯北椎。決不相負。雖然。以罪人而請偵探。此從古所未有者也。先生曷爲衆人所不敢爲之事。而毅然一試之。余欲利用其謀。竟允所請。於是黑勒謂余曰。請先生卽爲余電告啟化德及可德。則今晚或可得其復音也。余允諾。黑勒遂告別去。余自語曰。此事誠爲余從來所未遇者。余甚佩服黑勒之爲人。彼有劫其同伴數百萬鎊之能。且敢請其偵探以赴宴。其膽智誠不可及哉。乃電致啟化德姑娘。使轉告其叔。余發電歸。靜坐店中。默念啟化德之意。不在金寶。彼所日夜禱求者。在得其仇。蓋欲與黑勒俱死耳。誠如此。彼見余電文後。且益增其怒。恐有不可揣測者。至下午三點鐘。復電果至。視之。文簡語略。其詞曰。爲我告賊。余要總數。否則不納一錢。余念黑勒苟讀此電。必急遁。宜祕之。勿爲彼所悉。遂陰爲布置。余之第一事。卽遣人時時察其動靜。勿使遁去。惟因第肯已受包馬

利婢子之愚。致爲黑勒所知。此次必別遣一人而後可。而欲別遣一人。一時不得其選。乃逕詣商於余友。余友適在家。迎余入。余以來意告之。欲假其徒一用。且語以上午黑勒與余所談之事。余友曰。然則吾友今日且與罪人同桌而食歟。誠如此。甚妙。甚妙。好友乎。吾子必須設備。其慎之。余問曰。吾所求於足下者何如。曰。如命。吾固樂於爲此。以助吾良友。先生卽須數人。亦無弗允。況一人乎。吾今使保樂以佐吾子。保樂性極機警。爲吾徒冠。凡事屬之於彼。當無可虞。曰。如此大佳。足下厚惠。余弗敢忘。數分鐘後。余已見保樂持火柴。往黑勒之居鄰售賣矣。已而余歸寓更衣赴約。則黑勒尙未至。坐俟移時。忽聞車聲磷磷。然至飯館門外而止。卽見一紳士入。視之。黑勒也。謂余曰。使先生久待矣。尙望恕我。我論理應早至。乃甫欲起身。忽來一老友。致羈時刻。言已。卽攜余入一室。則酒肴已具。諦視之。皆非余所習見者。不知其費若干金錢。乃得此珍品。余至此。忽念及黑勒一禮拜以前。尙爲我之仇敵。極力戲余。今乃忽爲我東道主。且欲爲我良友。而談言騷雅。藹然可親。儼若一高貴之紳士。不亦奇乎。

余審視其人似曾環游地球而在船充當水手者。略詢之。知其爲南亞美利加洲之革命黨人。射獵於太平洋。而久留東印度。以訪古佛之迹。又曾預於馬得加斯加之役。爲法兵所銃傷者。宴次。又與之談及寶石之事。彼卽謂余曰。某實自德痕地。至畢而失巴。聞有一寶石穴。余今且欲復往開採耳。遂問余曰。足下已接啟化德可德復音否。余答曰。已得之。惟所言殊不滿吾意。曰。先生所言。豈謂彼等不從我之所請耶。余應曰。然。彼等欲得其總數耳。電文殊簡。卽此語也。黑勒聞之。略不變聲色。漫言曰。此亦不惡。吾知彼等亦早料此事將來作何結局矣。今夕請勿復提及是事。吾二人但痛飲可耳。自後余遂與黑勒痛飲。啟化德及可德之言。絕不提及。食畢。黑勒又出雪茄煙授我。致恭而言曰。爲時尙早。僕欲請先生至某戲園一觀新劇。先生其許我否。余曰。善。黑勒乃曰。余等斯時至戲園中。猶有一句鐘觀玩也。遂出門。乘車而行。塗中縱談尤樂。俄頃。余啟窗四顧。見景象全非。蓋已至城之他端矣。余故驚問曰。車夫將何作者。得無昏醉乎。此非所以往某戲園之路也。吾友黑勒。余可指歸正路乎。黑

勒謂余曰。否否。足下且坐。無煩多勞。蓋巴里車夫。每以此多索車客之資耳。言已。遂以其在施卡高(美國大商埠名)一笑話告余。言之娓娓動聽。今以限於篇幅。故不載。有頃。視所坐之車。猶背此戲園而馳。南其轅而北其轍。余不能復耐。言曰。車夫大可怪。余今將有以曉之。言未畢。黑勒忽反顏曰。止。止。此余所教也。余布置完備。渠特奉命以行耳。余曰。余且問足下之布置。將何爲者。曰。此時不妨實告汝。余之布置。蓋欲令汝之入我樊籠耳。余曰。足下誤矣。足下斯時卽以此秘密告我。毋乃太早。余行矣。言畢。卽起身欲出。瞥見黑勒一舉手間。已突出一手槍。直指余首。疾喝曰。坐休。爲君計。仍以靜坐爲佳。君斯時豈猶能有所作爲耶。苟少動者。吾槍猝發。而彈丸且洞汝之首矣。君須知我黑勒爲人。固非真誠之君子也。實告汝。余頃者種種所言。初無實際。特不啻魚之餌。獸之阱耳。足下不智。而竟墮我術中。至此而猶思脫逃。不亦愚耶。爲足下計。靜坐以候余所爲。則或不汝傷耳。讀者諸君。余斯時雖在危難之中。然余本爲有聲望之善人。詎畏彼者。然余竟遵守其言。而不復妄動。蓋余等爲偵探者。

苟有可以自救之法。則必不遠爾用武。以與罪徒爭一旦之命。以爲勇也。因謂之曰。足下手段誠高矣。乃能玩余股掌之上。如戲小兒。某誠拜服。敢問吾子其將置余於何地乎。曰。數分鐘後。汝自知之。奚喋喋爲。雖然。此實足下之業之最美學校也。足下日後再遇斯事。將不復履此覆轍。而輕信人言如今日矣。今夫不誑言之人。必不輕信人之誑言。此其事雖似相反。而實人羣中之公例。乃觀足下。則又與之相反。足下未嘗誑言。而輕信人之誑言。若此。豈君子可欺以其方。古人誠不我欺耶。余曰。然。此誠吾業之最美學校也。雖然。余有一言以告子。余之性情。與流俗異。流俗則父母之面命。師保之耳提。以及朋友之規勸。莫不以有遠慮而後可以爲人。而吾則不然。蓋吾絕無遠慮。但知逞志目前。以求一日之自快。而後此之成敗榮辱。初不計焉。吾觀子之爲人。與我將毋同。言次。馬車忽停。旋聞振管啟門聲。門啟。車復進。則已馳入一大圍牆之內矣。

第十四章

讀者諸君。余當時爲黑勒所賣。驅入一黑室之中。一時天日不見。消息不通。欲自求一脫身之計而不可得。遑論捕之。余之愚昧。蓋亦甚矣。余當時私念啟化德姑娘等諸人。以此案重託於余。余今乃轉爲所囚。重負其託。思及此。不勝愁悶。又思余既被囚。則黑勒必竭其智能。以布置其遠颺之策。務使遁逃而後。匿影潛形。永無蹤跡之可訪。甚或出其狡謀。以離間余於啟化德諸人。使之疑余爲得財而故縱者。果爾。則余之名譽。且因此事而敗。而不免爲世人所非笑。奈何奈何。然此等事。余皆不甚關心。余心所最注念者。則日後將以何法。可得啟化德姑娘之歡心。而使有情人得成眷屬。與夫余將更以何法。而始得復此大仇也。然而余思之。余重思之。則又以第一件事較第二事爲尤難。蓋結婚之事。以自由行之。固文明之極軌。然而自由結婚。雖自乎男女兩人之互相敬慕。而於家庭之睦好。人生之幸福。則以出乎女子之敬慕男子爲尤要焉。夫女必敬慕其夫。以爲世無一人焉。如其才德。如其情愛。而後其欲足。欲足而後其心安。心安而後對於其夫者。乃克盡其婉嫻柔和之德。如此而其夫縱

有剛強卞急之性情。亦將潛移默化於冥冥之中。而兩心相愛。如膠投漆。此家庭之睦好幸福所由來也。然而賢哲女子之許身於人。訂偕老之約。茲事體大。終身攸關。吾知其必慎之又慎。定能審擇可敬可慕之人。於智德力數德俱備。而又能得其自由者。以與定情焉。可斷言也。女子既以此擇夫而嫁。則男子亦必以此自厲。身體而力行之。以求得爲全人。而不肖者乃不可得望。以傳其謬種。此固一定之理也。蓋天演之道。適者生存。賢者既多取於世而豐。以蕃息其子姓。愚者自少分焉而裔。終不免於絕亡。代復一代。羣演愈上。父性傳子。人格斯隆。此女子與男子之間。其爲吾羣興衰之所係。可不謂之大且鉅乎。夫女子嫻夫斯道。其擇夫之苛如此。此吾所以有得敢化德姑娘之歡心。較之復仇爲尤難之言也。嗟夫。讀者諸君。幸勿笑不佞辭之長而言之激也。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蓋婚姻之禮正。而後品物遂而天命全。而歷朝學士。未肯以是告人。不佞於此。烏敢以不文自諉。而不盡所曉以言之哉。當余所坐之車。旣入圍牆以後。余已成籠中之鳥。縱能躍出車外。而街門已閉。無路

可逃。且壯士三人同時躍至。皆黑勒所預聘者。余寡不敵衆。既不能戰數人而勝之。故遂忍而不發。聽其所爲。黑勒既偕余下車。語余曰。終夜奔波。亦云憊矣。承先生不棄。送僕至此。請入室少坐。小飲數杯。何如。余不答。舉目四顧。則見圍牆高聳。無隙可遁。不得已姑從之入。燭光所照。見室雖宏敞。但已破敗零落。景象至爲蕭颯。過一廳事。入其門。則得一室。室中一榻三椅。又一小桌。地板上有氈毯一方。桌燃雙燭。照徹四壁。甫坐。余便語黑勒曰。余今告汝一言。汝自思之。汝今此之所爲。實屬大謬。且使日後之譴責更重耳。子勿便味味然自鳴得意也。黑勒口銜雪茄一枝。漫應曰。余不以是爲憂也。設余而憂之。則余今日豈復爲此者。嗟夫。費法士先生。吾子須自知己之所業。其道甚危。而此次蓋其尤者。子爲我之仇人。吾不必與子爭論。子今者蓋自作之孽。非由不仁。實由不智。然子自作之。則還自受之。亦不能爲我咎耳。吾設險待子。子則罹之。雖我之智。亦詎非子之愚耶。噫。費法士先生。自我行險徼倖以後。足下業中。當知虎狼之終不敢輕犯矣。言未已。余急叱之曰。止。黑勒若勿肆口譏評。再

爾者。我將有以對付汝。雖鱗皮傷骨而弗辭。我告汝。汝既置余於此。汝不可與我共處。刺刺不休。可厭實甚。汝不去。則吾自去。不願再與子一刻俱也。黑勒聞言。其意甚似躊躇。忽吐口中之煙。而謂余曰。君其母躁。略坐於此。我將與子偕行。此時子仇之在巴黎者二人。咸欲得子而甘心。子其自思之。余曰。我何懼。汝不妨卽呼之入。使卽在此門內爲之。凡汝所加於啟化德可德輩之毒刑。可悉以加諸我身。我亦甚願。但求爾速出此室。黑勒聞之。遂起行至門側。欲啟扉出。忽又返首謂余曰。更欲告汝一言。以吾測之。自今以後。啟化德及可德之咒足下。當亦如今日之咒我也。足下既不以爲辱。請從此與足下長別矣。余不特去此室。且卽去此城。誠恐與足下無再見之日。爲足下計。莫若靜守斯室。老死其中之爲愈。蓋汝已不能跬步離此。此室牆壁甚堅。先生縱有獅虎之力。不能毀焉。余所遺事先生之僕。雖粗鹵如牛。然皆誠實可恃。且彼等之安危。亦一視君之存亡。以是諸故。不爲情動。亦必不爲利誘。先生其謹誌之。再告汝者。則此中更有一守門之犬。先生亦可免勞他念。行矣。好友費法士乎。汝

後此當知余其中之一切佳處也。言畢。出門而去。闐然一聲。門復闔。余一人被幽室中。周圍察視。則門戶堅固。窗櫺皆鐵條爲之。終無出險計。無可如何。姑解屨登榻而睡。然心終不甯。久而不寐。方一合眼。則此心又縈想於敗化德姑娘之身。似見此窈窕之佳人。嫣然相對。彷彿叮嚀。送別時景象也。嗟夫。我費法士何其愚。竟爲仇人所賺。狼狽至此。余當時愈思愈憤。愈憤愈急。直不知何時乃可出此黑闇之地獄耳。輾轉竟夕。天已大明。余卽起。復至窗中探視。如鳥窺籠。見百步外。更有高牆四繞。余卽能出此密室。亦斷不能越此高牆。心爲之灰。俄而報時鐘已鳴七下。瞥見房側之地板。忽啟。其下出一人手。將咖啡及麵包等物。逐一置地板之上。旣已。則此秘密之洞門。亦復闔矣。余方饑火炎心。立盡之。雖極粗惡。亦弗覺。余至是益信饑者甘食。渴者甘飲之語之非誣也。至日中。又得一杯羹。惟日已昏。猶不見晚膳至。余以爲不復來矣。忽聞足音。蹙然。漸自遠而近。俄而已破扉入。則三偉男子也。諦視之。乃一人篝火前導。後二人。一余老友來高氏。一卽其徒保樂也。余見二人之至。喜出非望。余老友

來高氏見余急言曰。得之矣。敬謝彼蒼。遂謂余曰。鄙人昨夜至足下寓中。則足下赴罪犯之晏未歸。余深以爲念。故今晨絕早造謁。而足下尙未返。余已料及必有意外之事。方抵家。忽見保樂至息入。謂足下昨偕黑勒出酒館。同車而去。今晨黑勒一人歸寓所。意甚匆促。數分鐘後。卽見其運行李至火車站。余知有變。探訪竟日。始於此荒宅中得之。余致謝再三。然後問其以何法入室。答曰。此不難。先生尙未之知乎。今守此宅之人。已闕然散去。匿迹他方。彼等固欲絕先生之食。使飢餓以死也。余曰。此固亦意中事。但余今欲得黑勒而甘心焉。計將安出。足下知黑勒之今已何往乎。保樂代答曰。余知之。彼今蓋往拿破螺獅。余已探視不誤。余當其啟行時。僞爲一貴介裔。從之入購票室。曾親見所購之票也。余曰。然則宜速爲計。余當卽刻前往。以探其所在。彼意余被囚此空宅中。飢餓且死。必不慮余之猝至。可出不意擒之。來高氏曰。此事固愈速愈妙。君去。余願相附以行。余聞之。大喜。因謂之曰。足下之意。余甚心感。惟足下與彼賊初無交涉。吾以朋友之私。致勞君跋涉數千里之長塗。於心何安。來

高氏曰。否。僕斯行非獨爲君。亦卽所以自爲也。僕今者於足下所探之犯。甚願其卽時成擒。希望較足下尤切。余曰。何故。答曰。此事非一二言可盡。實關係於交趾支那一大竊案也。余探斯案。當時不能將要犯拘獲。余曾於恩姆斯特地一遇此犯。似甚面善。惟已忘其爲誰何人。昨自殖民地某英人處寄其相片來。視之。雖面多濃細之假髭。而細心者。可一見而卽知與足下所探之犯。人同而名異耳。矧彼頰間。尙有一肉痣以爲之證乎。余以是之故。願爲足下效一臂之助。或能使之早日就禽耳。余甚喜。以爲余苟得此老偵探爲助。尙復何慮。因曰。余等應卽此啟行。惟余腹中餒甚。必先至酒館小飲。再行出發。來高氏曰。鄰街卽是。余已備食物於彼。以待足下之至。遂偕往。食已。來高氏以車來。共乘而歸。余塗中頻頻申謝。謂此生皆足下所賜。余友則勸余後此當自慎。勿復墮人奸計中。吾輩以名譽爲重。不可不有以保之。吾深服其言。以爲世有益友。來高氏殆其人焉。余抵寓。逆旅主人謂久不見余歸。頗爲繫念。略問余在外情形。遂以電信一大封交余。余入室。理裝畢。方欲出電信讀之。忽逆旅主

婦入白外有一女子求見。余大怪。問女子何名。逆旅主婦搖首言不知。余以爲此必黑勒遣來偵予者。頗不欲與之見。既思不如姑見之。以察其來意。遂出。至客廳時。燈光殊甚闇淡。惟見二女子並肩立。不辨其誰何人。因問訪余者爲誰。言未畢。一女子遽呼曰。費法士先生。相別未數日。已忘汝友乎。余聞聲。不覺大驚。蓋女子非他。卽啟化德姑娘也。失聲曰。啟化德姑娘。卿胡忽至是耶。答曰。言之甚長。妾今乃在患難之中矣。請爲先生述之。嗟乎。費法士先生。吾叔啟化德及可德二人。今忽爾不知所往。先生知之否。余曰。彼何往。汝等竟毫不之知乎。曰。是誠不可知。惟以愚見度之。或蹤跡黑勒以來此耳。自前星期日爲始。吾叔性情忽大變。與先時如出兩人。終日怒氣填胸。不可制止。時時問妾此事有消息否。費法士先生有來電否。又終日喃喃自語。聽之亦不能辨。妾誠恐其腦筋已病。以至於此。妾於前星期六日。因吾叔此案須費不貲。因將銀行中存款。取回如干數。以備所須。其款卽鎖於寫字桌之抽屜中。孰意昨日下午。吾叔與可德二人出外散步。久而不歸。心疑之。偶啟寫字桌。則所藏已烏

有矣。此必吾叔與可德不能耐心久待。取之來此。以覓黑勒。余曰。尊叔已知黑勒居址否。答曰。知之。先生電告妾。妾曾語及。彼聞之。終日背誦。未嘗斯須離其口。妾今不知彼二人生死若何。深以爲憂。先生其何以處此。言畢淚下。意極悽楚。余憐之。百詞慰解。使不至憂傷過甚。且告以黑勒已離巴里。彼輩卽來。亦未必卽與黑勒遇。女聞言。始稍稍慰。因問余曰。妾來此。先生何尙未知。妾已先有密函相告。先生豈未之見耶。抑見而忘之耶。余始知此未拆之數信中。彼亦有信在。余尙未讀之。因告以外出之故。且言今將至意大利。探黑勒消息。語次。忽報來高氏來訪。速之入。彼見有女客。操法語告余曰。鄙人不知足下今有女客在。致來相擾。幸恕之。余曰。此啟化德姑娘。卽倩余探案之啟化德君姪女也。頃自英國攜得奇異新聞至。蓋啟化德及可德二人。今忽焉逃去。不知所之。據密司啟化德言。則似逃至此間。以蹤跡黑勒者。果爾。則二人之志。殆在復仇而不在得寶。其事正復可憂。今我等必先探得二人所在。而勸阻之。不能卽爲意大利之行矣。來高氏曰。吾固不料忽有此變。此誠可爲太息。余曰。

幸黑勒已去巴里。不然。則羊入虎穴。有不爲之吞噬者乎。吾思彼等倘於黑勒未行以先。已至此地。則必直造黑勒之居。以與之俱死耳。足下此來極善。幸爲我一訪之。來高氏諾而去。余因略以來高氏之爲人。語啟化德姑娘。且謂彼亦以交趾支那之案。欲捕黑勒。吾明日拿破螺獅之行。頗不寂寞。以來高氏將相附以行也。女聞言。謂余曰。嗟乎。黑勒已逃之彼地耶。吾叔等恐亦蹤跡而往矣。妾誠不知能否再見吾叔之面。言之殊可傷也。余再三勸其勿憂。且問女已晚膳否。若未膳。可便進食。答云尙未。因回顧其偕來之女婢曰。內兒。汝得勿飢耶。余聞言。疾呼僕夫將食來。又至逆旅主婦處。命其掃舍以待。旣返。女晚餐已畢。向余致恭言曰。費法士先生。妾乃鄉間女子。初至此大城名都之中。一切未稔。此間以何處旅館爲善。妾擬往居之。幸先生代爲設法焉。余曰。勿勞卿慮。余已命店主婦除舍舍卿矣。女稱謝不已。已而夜漸深。將辭余歸寢。行時。又頻頻道謝。余謂之曰。卿勿爾。凡我所爲。皆對於卿所應盡之義務耳。時女方囑付其婢往看行李。余此言。彼似未聞。婢旣去。女忽謂余曰。費法士先生。

明日拿破螺獅之行。妾亦欲相附以去。妾意吾叔必在彼地。彼等之往。妾誠不能
憂。亟欲一行。以省視吾叔。倘賴先生之才。能拘獲賊人。甚善。妾從往。亦可勸阻吾叔。
俾弗與賊人爭一旦之命也。余對曰。卿意甚善。吾聞之。君子成人之美。吾何敢阻卿
之行。明晨當偕卿趁八點半鐘之早車。同往彼地。女見余允所請。大喜過望。又亟言
謝我。言次。來高氏入。報稱探得啟化德可德。今晨到巴里。直造黑勒所居。則黑勒已
遁。彼等不知從何探知黑勒往意大利。將於明旦乘二點五十分火車前往。吾等速
預備一切。可卽尾之以行。啟化德姑娘聞來高氏言。戰栗不已。余見之。亟以溫詞撫
慰。始稍稍甯帖。余遂語余友來高氏。謂余之意。今已大改。欲載啟化德姑娘同行。來
高氏聞言。愕然視啟化德姑娘。復轉而顧余曰。何哉。足下探賊。乃欲攜細弱女子以
偕行也。余答曰。余本意捕獲黑勒後。當引以見啟化德及可德二人。今余已變計。不
復使二人與黑勒相見。啟化德姑娘之行。蓋將勸止其叔父。勿使任意妄爲。致有意
外之事。來高氏答曰。足下既有斯見。同往亦佳。彼至拿破螺獅。可隨時護持其叔父。

亦無不可。且吾以奉法國政府之命令。往捕黑勒。彼黑勒就捕以後。亦不能聽二君之遽爾殺之也。余曰。然。此俟捕獲賊人以後。再商未遲。來高氏曰。苟黑勒不死。彼必不能出我手掌之中。其就獲當在旦暮間耳。議已定。來高氏別去。旦日八點三十分鐘。遂乘汽車向拿破螺獅以進。

第十五章

巴里至拿破螺獅。道途雖遠。顧火車可直達其地。至爲便捷。清晨開車。下午已抵其處。啟化德姑娘以一弱質女子。顛頓車中。似頗不勝其疲憊。既至。卽居之於某客館中。余與來高氏出外訪黑勒踪跡。逾刻。未有所得。余等恐其已由水路逸去。日既曛。更往探各船舶公司。一一訪問。旋察得一客名亨利幾復者。趁頭等艙。赴叩倫堡。然後往香港。形迹殊甚可疑。頗類黑勒。乃以其容貌舉止。詢之公司中人。則答曰。此余都不全憶。惟此客有一事。殊甚可怪。余今猶憶之。當客來購票時。余問先生何名。渠答云。既登言未畢。忽謂余否否。余名亨利幾復。此乃誤告。余以爲此客卽甚匆促。何

至誤言其姓氏。頗怪之。旋見其匆匆收票去。余卽與同事談此客形狀。相與以爲笑柄。謂其倉皇若此。不至誤登他輪船以去耶。語已。復略述其容止。余細聆其言。知爲黑勒無疑。告別而出。旣行。來高氏謂余曰。此賊殊敏捷。觀其所爲之詭譎。令人不測。自不佞觀之。黑勒斯行。斷非至遠東者。彼不過以此欺人耳目。其實或往瀉特埠。抑往巴耳幹之爪發埠。旋歸歐洲。覓一隱僻之所以藏身耳。足下有何善法。使毋漏網。余對曰。吾意卽託輪船公司。電致瀉特埠分公司。並發一電與其船長。告以此客卽吾等所欲捕之犯。呼警察拘禁之於瀉特埠。君意以爲若何。來高氏曰。此法甚善。於是相將往見公司辦事人。告以來意。辦事人知余等爲偵探。果允所請。立爲發電去。余乃與來高氏復往探啟化德及可德蹤跡。是日啟化德姑娘獨居寓中。頗鬱鬱不自適。余等遂導之至派皮。登唯蘇唯亞火山。已而至開蒲利大博物院。復遊歷諸王宮。余日與啟化德姑娘遊飲。久而愈敬愛其爲人。來高氏亦亟稱其秀外慧中。其敬愛此女。殆不減於余。嘗謂余曰。此女誠天人也。脫英倫三島之女子。皆能如此女之

端莊才美。吾將去巴里而遷於英倫以沒世。不願復返我本國矣。其敬慕也如此。吾等在拿破崙獅。雖日事謙游。然無日不至輪船公司一詢賊人之消息。至所約定之期。凡三去探問。始得其瀉特埠之復電。發而讀之。其中云。幾復身短髮灰。常懸眼鏡。面無痕。頭等艙實無面帶肉痣之客。君等恐爲人所愚矣。余讀竟。矚然歎曰。然哉斯言。余等又爲所欺矣。由是以觀。彼直故買此船之票。而陰附他舟以去。其購票時始露真名。又急以僞名易之。及種種倉皇之狀。無一非彼之狡計耳。於是告別而出。行未數武。忽公司中有人招余返。則又有一電至。余意此必船長所發者。姑讀之。其文曰。頃往見幾復。駭之曰。汝何用僞名。吾呼巡捕拘汝矣。客聞言窘甚。自承此非其名。但實爲他人所誘云云。余讀畢。憤然拍案曰。噫。此賊之狡猾手段。誠有匪夷所思者。彼來此購票。知余等行將尾至。且必至公司中探訪。遂故洩其名之半。而更易以此名。然後以船票與此客。使余等疑其爲彼。而出全力以追之。迨知其誤而已。往返需時。彼乃得逍遙以去。然則余等宜速探之。不然。其去遠矣。來高氏曰。余等不復訪啟。

化德及可德所在。而逕往迹黑勒乎。余曰。是不必。吾思彼等必尾躡黑勒而去。故吾以爲但訪得黑勒一人。則彼二人之下落。亦不難知也。於是亟亟外出。分探三人蹤跡。凡輪船公司。以及客館捕房。皆已詢徧。而終不可得。至是。余視來高氏亦不免面有憂色。遂登告白求之。亦無知者。一若此三人者。皆已煙消雲散。不復生存於人世矣。一夕。忽有一童子來。款關求見。自言昨見二人。一盲一啞。如告白所云者。余問汝何從見之。對曰。我昨爲彼二人遷運行李。至巴勒登某船。故見之。余意苟此童子之言非誑。則啟化德及可德此行。必往習習利者。誠然。則黑勒之逃匿是地。可斷言也。然余猶恐此童子爲黑勒所使。以愚弄余者。故極力盤問。童子所答。終無可疑。且其言啟化德及可德二人之狀貌。皆極真切。余又問其曾識一面有肉痣之人否。則答云。未見。余等既知其非誑。厚贈之而去。遂入語啟化德姑娘。告以將爲習習利之行。女聞言。卽曰。妾願從君以行。不然。吾叔苟得遇黑勒於此。將無人勸阻之。可慮實甚。余亦以其一人處此。乏人護持。且不欲與之相離。因許之。翌晨。遂附輪往習

習利舟抵其地。習習利風景絕佳。余等咸立甲板上觀之。山明水秀。風物清和。爲余前此所未經見。俄而登陸。至海關驗行李畢。卽以啟化德及可德消息。詢之關役。一人言曾見其在此驗行李。並見其乘馬車入城而去。又一人回顧街中。見一馬車。卽指謂余曰。此車卽彼所乘者。先生曷往問之。二客舉止狀貌。殊奇特。且一啞而一盲。實所罕見。御者當能憶之也。余徃詢。御者果言有之。且二人皆居其兄所設之臨路店中。余等遂乘其馬車入城。車行甚疾。如風逐雲。余見啟化德姑娘坐車中。狀頗困憊。意甚憐之。乃殷勤慰問。彼亦深感余情。溫顏相對。旣而余忽思彼與余今日相愛若此。然使事過時遷。彼未必不忘懷於我。女子之情。往往忽彼忽此。如因風之絮。則事過以後。安保其不棄我如遺。吾雖日夜思慕之。敬愛之。亦復奚益。然則余今日不太駭歎。每思及此。則愛慕之心。爲之稍冷。然未幾而其熱如故。仍不可制。及馬車旣停一客店之門。我等卽一躍下。入室。來高氏卽謂余曰。事不宜遲。遲則變生。吾請先出偵探黑勒。足下則往見啟化德及可德。以慰其心而毋使暴動。余與彼二人從未

晤面。彼等亦不余識。故余可無庸與足下同往。且分道而行。其得益將更速也。余曰。善。來高氏遂去。余乃攜啟化德姑娘入花園中少憩。余思得女爲室。因此時無一人在側。乘間以意諷之。試探其情。女聞之。色微暈而故作不悟。惟侃侃然談論塗中之風景。以亂余言。然彼語語離之。而余則語語近之。彼至末後之一言。實有許我之意。余乃曰。言出卿口。入余耳。然亦無憑。欲求一信物。女不可曰。請明告子。妾非他女子可比。一諾之後。靡可改易。況君爲吾叔之大恩人。而所以待妾者。又若是其誠且愛乎。言已。秋波微轉。嫣然一笑。余不覺大惑之。少頃。來高氏已返。入室。余見其面有喜色。知其必有所得。旋謂余曰。費法士先生。頃余在外。探知黑勒已到此五日。賃居城南某別墅中。離城可十餘里。足下亦知余知此之故乎。吾行至城南。見一店門面宏敞。專售牀椅杯盤爐釜等居家所必需之物。中有一人適與交易。余亦僞爲購物者。試入視之。則客所購椅桌杯盤數事。皆上等貨物。價極昂而彼不顧。余故與閒話。詢以何購如許貴重物。足下主人爲誰。則曰。吾主人五日前方至此。雄於資。賃居某所。

言次。復略述其主人狀貌。余始知彼卽黑勒之僕。而其主人卽黑勒也。余又往訪啟化德及可德二人。詢之其所寓店中。知二人皆未外出。彼殆尙未探知黑勒所在也。啟化德姑娘聞言。卽謂余曰。妾欲卽往一見吾叔。可乎。脫吾見之。必力勸其速返倫敦。勿使得與彼賊相會於此。余曰。無庸。此時勸之。彼詎肯相從。卿特自增其憂耳。余等今日所應辦之第一事非他。卽告警察。使之卽時拘人耳。來高氏足下可與余導警察去。旣得之。立捕以歸。俾免他虞。來高氏曰。甚善。余與汝今晚卽可成功也。是午來高氏卽往報警察署。至下午五點鐘。忽見其盆息歸。急招余至無人處。謂余曰。余適至城南街中。見啟化德及可德忽忽過。意甚倉皇。似已探得黑勒所在而往捕者。脫此一時之中。吾等不急往。將無及矣。足下速預備一切。此時便發。我已備有馬車。並呼得警察至也。余聞言。急入告啟化德姑娘。彼見余入。已知余等所爲。謂余曰。妾知君此行。蓋往捕賊者。一語奉告。切勿許吾叔得見彼賊也。余諾之。遂與來高氏出。見一警察一馬車。已俟門外。於是三人登車去。警察促御者速行。故車馳極疾。有如

飛鳥未幾。已抵黑勒所居之別墅。則日已就昏矣。其宅築高山之巔。下臨不測之海。巋然孤峙。余等既至門外。下車步入。警察前導。按其門鈴。少頃。二扉豁然開。一幼童探首外望。警察命導吾等入。且戒勿聲。入園中。行四五百碼之遙。至一精舍。舍軒敞。懸峙海上。高於水平線可三四十碼。波光帆影。掩映其間。誠夏日乘涼最佳之境也。童子至此。卽指謂余等曰。主人現在此室之中。頃見有二客入。尙未去。警察乃小語曰。予等自入。汝速去。勿留此。童子遂行。余謂警察曰。此賊窮兇極狡。非尋常人可比。必先設備而後入。乃各出彈實鎗。忽隱約聞有呼譽之聲。傾耳以聽。則啟化德之聲也。余急謂來高氏曰。啟化德已在此。可速入。遲則無及。言未已。又聞啟化德在內呼曰。可德。速捕之。彼敢動者。便以鎗碎其顛。不義賊。我殺汝如殺一狗。汝劫去吾等應得之財。背我而逃。致敵人至而吾等不知。以及於難。汝之行爲。直禽獸之不若。我等恕汝。上帝亦不汝恕。今日得復遇汝於此。我欲斷汝舌而抉汝眸子去。使汝亦受吾二人所受之苦也。可德。汝速以銃擬之。彼少動。可立死之。注意哉。余日夜默禱天心。

以求此日之至。今吾將殺此狗矣。言未畢。余等已盡擁入。見黑勒背臨海之大窗而立。不動。亦不言。可德在食桌之左。以手鎗擬之。毗裂髮指。似欲吞噬其仇以爲快者。啟化德則立食桌之右。手握長刀。作進攻之勢。聞余等入。以其盲目向余。黑勒見余入。則大喜。蓋知余必將阻其仇之暴動者。余見黑勒。心忿甚。惟實不能許啟化德及可德之暴動。因大言曰。可德。速釋汝鎗。啟化德。汝亦釋去汝刀。法律固在。勿庸以此復仇也。同時來高氏左執捕人票。右執巨索。直前縛黑勒。黑勒曰。此何爲者。言未已。啟化德忽擲刀。揉進。以二手環抱黑勒。死弗釋。余等極力勸之。弗聽。忽又以左手扼黑勒之吭。黑勒眼耳俱赤。極力抗拒。不得脫。忽聞訇然一聲。屋宇皆岌岌震動。視之。則二人共觸大窗之上。窗樞立折。而啟化德及黑勒共墮千尺之淵矣。余與來高氏等亟自碎窗中探首外望。則海波激天。浩渺無際。惟見遙空夕陽黯澹。幾點海鷗。或上或下。飛鳴驚濤駭浪間而已。余不覺喟然歎曰。天乎天乎。何如其不幸也。可德則伏地飲泣。不勝悲悔。余略以言慰之。因問警察今將何作。警察謂余。我等且至崖

下。以覓二人之尸。雖然。吾知之。此處海水之深。不知其幾何尋丈。恐覓之亦不可得矣。遂循途而下。撈覓竟日。竟得啟化德之尸於岸側。而黑勒之尸。則不知何往。殆已漂入中流。葬身魚腹矣。余等返至別墅。則可德已逃。其後竟不知所終。搜索黑勒室中。則不名一錢。遑論珍寶。不知其埋藏何所。抑或懷之於身。而同付汪洋大海中矣。余等既葬啟化德而歸。以此事詳語啟化德姑娘。彼聞之。雖極傷懷。然亦不以爲怪。蓋早料其有斯日矣。

費法士曰。余以上所述之事。距今三年。然余今則非復昔時之費法士矣。讀者諸君。其母以斯言爲怪也。余所以不能復如昔時者。無他。余已娶耳。余妻卽啟化德姑娘。彼歸我後。卽勸余日常相守。勿復業偵探。余謹遵焉。蓋余數年來植產已厚。一世且用之不盡。何事貪求。余今乃一鄉紳也。余身擁麗人。意願斯慰。余妻已誕育一子。秀慧絕倫。人言似其父。吾言似其母。吾蓋謂其母誠世界上最賢德最端麗之窈窕淑女哉。